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红楼梦

 **eBOOK**  
内网资料 非卖品

# 红楼梦

## 引子 凡心已动入红尘

话说女娲氏炼石补天时，炼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，最后却单单剩了一块未用，弃之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。谁知此石炼后灵性已通，因见自己无材补天，遂自怨自叹。

一日，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，此石便凡心已动，苦求再四，求二仙将它携入红尘。二仙知不可强制他入凡之心，遂答应携它到人间去享受一回，待劫终之日，再复还其本质。遂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，镌上数字，袖了去投其入世。

后来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忽有一空空道人从这青埂峰下经过，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那无材补天之石，幻形入世，在红尘中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空空道人又听这石一番陈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再检阅一遍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，自易名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  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## 一 风云不测起祸因

话说东南处有一姑苏城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城内葫芦庙旁住着一家乡宦甄士隐，他家也是本地的望族了。只是这甄士隐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年方三岁。

葫芦庙内此时寄居着一个穷儒生贾雨村，欲进京求取功名，甄士隐常与他结交，后资助他银两衣物，才使雨村得以进京赶考。

没想到元宵佳节时，士隐命家人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英莲走失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昼夜啼哭，士隐病倒。偏又祸不单行，三月十五时葫芦庙起火，直烧了一夜，甄家在隔壁，烧成了一片瓦砾。士隐只好携妻子家人去投他岳丈家。士隐痛失爱女，又家境败落，贫病交加，后看破红尘，随道人出家。

一天甄家的大丫环娇杏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说是新太爷到任，轿内坐的竟是得士隐资助才得以考举的贾雨村。次日雨村遣人送银两锦缎来答谢甄家娘子，并转托要娶那在葫芦庙中就有一面之缘的娇杏做二房。也是娇杏命运两济，到雨村身边一年便生了一子，后雨村嫡妻病死，便将他扶了正。

不想雨村恃才侮上，不上一年，被上司参了一本，革了官职。雨村只好遣送家小回原籍，自己云游天下胜迹。至淮扬地面时，得知现皇帝钦点为巡监御史的是林如海。

这林如海原籍姑苏，是书香之族。现今如海年已四十，身边只有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，夫妻爱如珍宝，正欲寻师使他读书识字。雨村正偶感风寒，病在旅店，又盘费不继，得知后便相托朋友，做黛玉的老师，且做安身之计。

一年后，黛玉之母贾氏夫人病终。黛玉哀痛过伤，原本身体就怯弱多病，所以连日辍学。雨村闲来出游，走到效外，想在一村中酒店里沽饮，以助野趣，未想却与都中旧友古董商冷子兴相遇，二人便同席而坐，整下酒肴，闲谈漫饮，子兴遂演说起都中荣国府盛事。

## 二 白玉为堂贾不假

贾雨村、冷子兴二人酒中叙谈，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什么新闻，子兴道：“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，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”雨村问是谁家，子兴道：“荣国府贾府。”雨村因想到去年到金陵地界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，那日进了石头城，从它老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，峥嵘轩峻；后一带花园子里面，树木山水，一片蓊蔚溷润之气，哪里象今日了兴所说的已是衰败之家？而子兴却笑道：“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”

原来这宁、荣二宅，追溯先人，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公居长，生了四个儿子。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长子贾敷夭折，只剩次子贾敬袭了官，却只爱烧丹炼汞，他有一子贾珍，因他父亲一心想成仙，把官让他袭了。贾珍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贾蓉。再说荣府，自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即现在的史老夫人，生有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，方才所说异事，也就出在这府里。贾政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贾珠，早年夭折，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因生在大年初一，取名元春，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就取名叫宝玉。

这宝玉果然奇异，那年周岁时抓周，别的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。如今长了七八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其聪明乖觉处，百个不及他一个，说起话来也奇怪，他说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；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”

也是经过这番叙谈，雨村才知道他现在的学生黛玉之母贾敏，乃是刚才所说史老夫人之女。及至后来，都中起复旧员，贾雨村经林如海致书贾政，贾政内中协助，使雨村得以补授应天府，办案时门子曾递与他一张抄写的“护官符”，他才明白那“四大家族”的密切关系。

那“护官符”上写道：

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

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

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

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

……

所谓“护官符”，乃是当时凡作地方官者，皆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，所以绰号叫“护官符”。

这“护官符”上所列“贾”、“史”、“王”、“薛”（乃“薛”的谐音）四大家族，皆连络有亲，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，扶持遮饰，俱有照应的，皆当时荣华盛极世家。

### 三 似曾相识燕归来

却说雨村与冷子兴畅谈许久，见天色已晚，二人算还酒帐，方欲走时，忽听后面有人叫雨村，原来是雨村当日一同僚，打听到都中奏准起复旧员，便将此信也告诉雨村。冷子兴献计令他去找林如海，请他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。恰巧林如海岳母史太君念及黛玉丧母，无人依傍教育，已派船来接。而黛玉病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如海又思虑如何酬报启蒙恩师，于是满口答应雨村的请求，修下荐书一封，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佐，也正好由他一路送黛玉进京。

黛玉身体方愈，原不忍弃父而往，无奈外祖母致意务在必去，如海又一番教诲，才不得不洒泪而别。

不日到了都中，雨村至荣府投了名帖，贾政看了妹丈之书，忙请入相会，优待雨村，竭力内中协助，不上两个月，雨村补了应天府一缺，择日上任去了。

且说黛玉，那日弃舟登岸时，便有荣国府的车轿久候了。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惟恐被人耻笑了他。自上了轿，进入城中，从纱窗向外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阜盛，自与别处不同。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。正门上有匾“敕造宁国府”，又往西行，不多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荣国府了。

轿子从西边角门抬进去，走了不远，另换了衣帽周全的小厮上来，复抬轿子至一垂花门前落下。众婆子扶黛玉下轿，进了垂花门，一路走过，上房台阶上一见他们来了，便忙都笑迎上来，边打起帘栊边传话：“林姑娘到了。”

黛玉进入房时，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便知是外祖母，方欲拜见，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，“心肝肉”叫着大哭起来，黛玉也哭个不住。半天，外祖母才向他一一介绍大舅母邢氏、二舅母王氏及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李纨。

贾母又叫请姑娘们来，依次是二姑娘迎春、三姑娘探春、四姑娘惜春，黛玉一一见礼。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，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。正叙谈间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说道：“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！”黛玉正纳闷众人都敛声屏气，这来者系谁，这样放诞无礼？心下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与众不同、彩绣辉煌、恍若神仙妃子的女人进来，众人介绍说这是琏二嫂子，贾母戏称他“凤辣子”。黛玉才想起母亲曾对自己说过的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王熙凤。

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衔玉而诞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帏厮混，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待晚饭后丫还进来笑道：“宝玉来了！”黛玉心中正疑惑着：“这个宝玉，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，懵懂顽劣之童？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。”却见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，面若中秋之月，色若春晓之花，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项上系着一块美玉。黛玉一见，便吃一惊，心下想道：“好生

奇怪，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”

待宝玉拜见母亲，换了衣服回来，贾母道：“还不去见你妹妹！”宝玉虽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妹妹，但到此时才细看其形容。看罢笑道：“这个妹妹

我曾见过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可又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他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虽然未曾见过他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作远别重逢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又见林妹妹眉尖若蹙，便送他“颦颦”二字。

继而又问黛玉：“可也有玉没有？”黛玉答道：“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罕物，岂能人人有的。”宝玉听了，登时发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，骂道：“什么罕物！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趣。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贾母见状，只好用言语哄他，又将玉亲与他带上，宝玉才作罢。

#### 四 都道是金玉良缘

黛玉自此在贾府住下。次日起来，省过贾母，与众姊妹至王夫人处，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，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。原来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薛蟠，倚财仗势，为争买一婢女，将另一家冯公子打死，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。如今母舅王子腾与王夫人商议欲唤薛家进京。

这薛家本是书香继世之家，只是这薛蟠幼年丧父，寡母怜他是独根孤种，溺爱纵容，老大无成。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，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，是一母所生的姊妹。只有薛蟠一子，还有一女，名宝钗，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，较他哥哥竟高过十倍。

薛家择日起身，不日即到京都。姊妹们暮年相会，悲喜交集。后贾政等人合计，让薛姨妈一家在荣府东北角上梨香院住下。

且说林黛玉自到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，一如宝玉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。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，亦自较别个不同：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。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谓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头们，亦多喜与宝钗去玩。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。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；既亲密，则不免求全。这日二人便有些言语不全，黛玉又气得在房中垂泪，宝玉前去俯就，黛玉才渐渐的回转过来。

一日宝玉来至梨香院中，先入薛姨妈室中请了安，又来到里间，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。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。罕言寡语，人谓藏愚；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面看，一面说话，宝钗让他在炕沿上坐了，即命丫环莺儿斟茶来。宝钗看宝玉的穿戴，因笑说道：“成日家说你的这玉，究竟未曾细细的鉴赏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”宝玉从项上摘了下来，宝钗托于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。宝钗看毕，又重新翻过正面来细看，口内念道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”旁边莺儿笑道：“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”宝玉听了，忙央告要赏鉴宝钗的项圈。宝钗被缠不过，因说道：“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，所以镌上了，叫天天带着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掏出来，宝玉忙托了锁看时，两面也有八个字：“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。”宝玉念了两遍，又念自己的两遍，因笑道：“姐姐这八个字倒真的与我的是一对。”莺儿笑道：“是个痴癡和尚送的，他说必须镌在金器上……”宝钗不待他说完，便嗔他不去到茶，支吾过去。



## 五 家道艰难且投亲

却说本地有这样一个小人家，姓王，其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，与荣国府王夫人之父认识，因贪慕王家的势利，便连了宗，认作侄儿。现今其祖已故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唤王成，因家业萧条，仍搬回城外原乡中住去了。王成新近也因病故，只有其子，小名狗儿，娶妻刘氏，生有一儿名板儿和一女名青儿。一家四口，仍以务农为业。为照管子女，狗儿又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起过活。这刘姥姥是个积年的老寡妇，今者女婿接来养活，岂不乐意。

因这年日子艰难，遂想起当日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，何不去走动走动，或者能得到一些救助。狗儿建议刘姥姥带了外孙子板儿去贾府认亲。

次日天未明，刘姥姥便起来梳洗，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，于是带他进城。找至宁荣街，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，只见簇簇轿马，刘姥姥便不敢进去，且掸了掸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然后蹭到角门前。费了一番周折，才打听到周瑞家的住处。因周瑞先时曾与王成有过些交情，或许能够帮忙，可周瑞已往南边去了，他娘子却在家。

周瑞家的认了半日，方认出刘姥姥，一面问好，一面请刘姥姥屋里坐。闲话一阵，遂问刘姥姥来意，又叫小丫头去打探。

一会小丫头探听回来，周瑞家的连忙起身，催着刘姥姥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吃饭是个空子，咱们先赶着去。若迟一步，回事的人多了，难说话。再歇了中觉，更没时候了。”

先到了倒厅，先让姥姥在那里等一等，自己进了院门，先找着凤姐儿的心腹丫头平儿说明来意。平儿听了，叫刘姥姥进来等待。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、插金带银、花容月貌的，便当是凤姐儿了，才要称姑奶奶，忽见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，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。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，吃茶。忽听见“咯当”、“咯当”的响声，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，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，不住的乱晃，却不知是什么物件。正欲问时，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，说：“奶奶下来了。”周瑞家的与平儿迎了出去。刘姥姥屏息默候，听得一阵人声笑语，里外伺候，又半日鸦雀不闻，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，放在这边炕上，碗盘里满满的鱼肉在内，只略动了几样。板儿一见，便吵着要吃，刘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。忽然周瑞家的过来叫他，刘姥姥会意，带了板儿下炕，至堂屋中，周瑞家的又嘱咐几句，方过这边屋来。

见了凤姐儿，刘姥姥在地下拜了数拜，问姑奶奶安。凤姐忙令人搀扶起来，并让座，周瑞家的介绍说这就是刘姥姥了，凤姐儿点头。刘姥姥在炕沿上坐了，板儿却吓得躲在他背后，死也不肯出来。

闲话一阵，凤姐又问周瑞家的回了王夫人没有，周瑞家的说还等凤姐示下，凤姐便命他去请示王夫人。一会回来，向凤姐道：“太太说了，今日不得闲，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，有什么说的，只管告诉二奶奶。”刘姥姥起先还客气，后见周瑞家的递眼色，便会意，只得忍耻说道：“论理今儿初见，却不该说，只是大老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，也少不的说了。”刚说到这里，有人来回话，凤姐忙止住了刘姥姥。等人走了，刘姥姥方又说道：“今日我带了您侄儿，只因了一家人连吃的也没有……”凤姐早已明白了。又问知刘姥姥还没用过早饭，忙叫人传了饭，摆在东边屋内，叫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

饭。这里凤姐和周瑞家的商议。等姥姥吃毕了饭，拉了板儿过来，凤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的意思，我已知道了。我近来管着家事，家大也有大的难处，今儿既老远的来了，若是不嫌少，我这里正有二十两银子，先拿去用罢。”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，只当是没有，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，喜得又浑身发痒起来，便千恩万谢。离别凤姐儿，随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，周瑞家的道：“你见了他，怎么倒不会说话了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的嫂子，我见了他，心眼儿里爱还爱不过来，哪里还会说话呢？”二人说着，又到周家坐了片时，又道了谢意，刘姥姥带着板儿，仍从后门走了。

## 六 情天情海幻情身

且说一日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，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赏花。尤氏先携了贾蓉夫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人，众人就在会芳园游玩，先茶后酒，也是宁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。

一时宝玉倦怠，欲睡中觉，贾母命人好生哄着，歇一回再来。贾蓉之妻秦可卿便忙笑回道：“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家放心，只管交与我就是了。”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生得袅娜纤巧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，见他去安置宝玉，自是安稳的。

当下秦可卿引了宝玉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。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，乃是《燃黎图》，心中便有些不快，又有一副对帘写道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宝玉平生最恨这种世俗文章，所以看了这两句，断断不肯在这里安歇，忙说：“快出去！快出去！”可卿听了笑道：“这里还不好，可往哪里去呢？不然往我屋里去吧。”宝玉点头微笑。大家来至秦氏房中。刚至房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了人来。宝玉连说“好香！”入房向壁上看时，有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，屋中陈设也甚合心意，含笑连说：“这里好！”可卿便亲自服侍宝玉睡下，又吩咐丫环为伴看护。

那宝玉刚合上眼，便惚惚的睡去，犹似可卿在前，遂悠悠荡荡，随了秦氏，到了那太虚幻境，得会警幻仙子，浏览“金陵十二钗”等卷册，聆听仙子们演唱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新曲……随后警幻仙子又言受宁国公、荣国公二公深嘱，为使宝玉改悟前情，不耽于闺阁之中，而追求功名利禄，又将其妹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宝玉，以促其醒悟……

那宝玉依警幻之言，便与可卿难解难分，二人正携手游玩时忽遇迷津，宝玉受到惊吓，失声喊叫：“可卿救我！”方从梦中醒来。

秦可卿此时正在房外，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，好一番纳闷。

不久可卿染病，到了下半天就懒得动，话也懒得说，眼神也发眩，家人都让他好好休养。又请了医生，把了脉息，说可卿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，聪明特过，则思虑太过，此病是忧虑伤脾，肝火特旺等所至，又开了药方，贾蓉叫人打药去，煎了给秦氏吃。不过医生也说人病到这个地步，非一朝一夕的症候，吃了这药，也要看医缘了，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，总是过了春分，就可望痊愈了。

过后宁国府为庆贾敬的寿辰，摆下家宴，荣国府众人都来赴宴。王夫人因问起秦可卿的病情，尤氏道：“他这个病得的也奇。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、太太们玩了半夜，回家来好好的。到了二十后，一日比一日觉懒，也懒得吃东西，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日这样的日子，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。”

随后凤姐要去探视，宝玉也一起跟了到秦可卿这边来。进了房门，秦氏见了，就要站起来，凤姐拉住秦氏的手，说道：

“怎么几日不见，就瘦得这么着了！”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，强笑道：“这都是我没福。我自想着，未必熬得过年去吧。”

宝玉正眼瞅着那《海棠春睡图》并那对联，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到“太虚幻境”的事来。正自出神，听得秦可卿说了这些话，如万箭攒心，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。凤姐见状，恐怕病人见了众人这个样儿反添心酸，忙让贾蓉带宝玉离开。

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秦氏一番，又低低的说了许多衷肠话儿。一再劝他好生养着，秦氏道：“任凭神仙也罢，治得病，治不得命。婶子，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捱日子。”尤氏一再叫人来请凤姐儿，凤姐儿只好起身，临别秦氏又道：“婶子，恕我不能跟过去了。闲了时候，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，咱们坐坐，多说几遭话儿。”凤姐儿听了，不觉得又眼圈一红，遂说到：“我得了闲儿，必常来看你。”方才离去。

此后凤姐儿不时亲自来看秦氏。秦氏也有几日好些，也有几日仍是那样，众人好不焦心。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，到交节的那几日，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，过了几天，凤姐儿来到宁府，看见秦氏的光景，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。于是和秦氏说了些闲话，又开导一番。

出来到尤氏上房坐下，凤姐儿和尤氏商量着该将后事用的东西料料理，冲一冲也好。这边贾母问，又怕老太太忧心，只得权且瞒过。

又过了些日，这天夜间凤姐儿和贴身大丫环平儿二人睡下，凤姐迷糊间，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，含笑说道：“婶子好睡！我今日回去，你也不送我一程。因娘儿们素日相好，我舍不得婶子，故来别你一别。还有一件心愿未了，非告诉婶子，别人未必中用。”

凤姐听了，恍惚问道：“有何心愿？你只管托我就是了。”秦氏道：“婶子，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男子也不能胜过你。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那句‘树倒猢猻散’的俗语，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！”凤姐儿听了，十分敬畏，又忙问何法可以永保无虞，秦氏冷笑道：“否极泰来，荣辱自古周而复始，岂人力能可保常的？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，亦可谓常保永全了。即如今日诸事都妥，只有两件未妥，若把此事如此一行，则日后可保永全了。”

凤姐便问何事，秦氏一一为之释说。最后又说：“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。要知道，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，一时的欢乐，万不可忘了那‘盛筵必散’的俗语。”凤姐儿忙问是何喜事，秦氏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……”

凤姐儿还要问时，只听见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，将凤姐惊醒。人回：“东府蓉大奶奶没了。”凤姐闻听，吓了一身冷汗。

## 七 粉面含春威不露

话说可卿死后，宁府大办丧事，但里面贾珍之妻尤氏又犯了旧病，不能料理事务，贾珍惟恐各诰命来往，亏了礼数，怕人笑话。正忧虑时，刚好宝玉在一旁，问明原由，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荐一个人与你，权理这一个月的事，管必妥当。”附在贾珍身边说了两句，于是两人一起往上房来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俱在。邢夫人让他坐，贾珍道：“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。”遂把尤氏病倒、不能料理丧事，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的情况一说，想请凤姐儿委曲一月，帮忙料理料理。

王夫人怕凤姐儿未过丧事，怕他料理不清，惹人耻笑。可贾珍一再苦求，心中已活了几分，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。凤姐儿素日最喜揽事功，好卖弄才干，虽然当家妥当，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，恐人还不服，巴不得遇见这事。今见贾珍如此一来，他心中早已欢喜。终于应了下来。贾珍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，命宝玉送了凤姐儿。众人散后，凤姐儿自有一番筹措。

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听说委请了凤姐儿，就传齐了人说道：“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，我们须要比往日小心些，宁可辛苦这一个月，过后再歇着。那是个有名的烈货，脸酸心硬，一时恼了，不认人的。”

至次日，凤姐儿卯正二刻便过来了。凤姐先与来升媳妇分派，说：“既托了我，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。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，由着你们去。”

此时的宁国府，在可卿去世、尤氏又卧病的情况下，正一片乱糟糟，凤姐儿凭他的敏锐干练，很快看出宁国府的种种弊患，马上有针对性地一一加以整治。众人都领了命去，也都有了投奔，不似先时拈轻怕重的。各房中也不能趁乱失迷东西，便是人来人往，也都安静了，那些无头绪、慌乱、推托、偷闲、窃取等弊，次日一概都没了。凤姐儿见自己威重令行，心中十分得意。

这日按名查点，有一个人未到，马上令人将他传到。那人说：“小的天天都来得早，只有今儿，因睡迷了才来迟了一步。”并一再告饶。凤姐儿道：“明儿他也睡迷了，后儿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了人了。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。”登时放下脸来，喝命：“带出去，打二十板子！”一面又说：“出去与来升说，革他一月银米！”那人已被众人拖了下去，挨了板子，凤姐又道：“明日再有误的，打四十，后日的六十，有要挨打的，只管误！”众人这才知道凤姐儿的厉害，从此不敢偷闲，兢兢业业，执事保全。

凤姐儿在宁府料理，那边荣府的执事，又来要支取东西的对牌，两府并理，一时宁荣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，人来人往不绝。又兼可卿灵柩发引在即，因此忙得凤姐茶饭也没有工夫吃，坐卧不能清静。刚到了宁府，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；既回到荣府，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。凤姐儿见如此，心中倒十分欢喜，并不偷安推托，恐落人褒贬，因此日夜不暇，筹划得十分的整肃。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。

## 八 三春怎及初春景

元春是荣国府贾政老爷的长女，生在大年初一，因取“元春”之名。自幼也是由贾母教养。后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。等到他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、加封贤德妃的消息传来，贾府上下里外，莫不欣然踊跃，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，言笑鼎沸不绝。在封建社会，为臣子的能攀上皇亲，已是富贵之至了。

又逢皇恩盛隆，允以省亲，贾府遂不惜人力物力在荣宁两府间三里半地上，营造了一座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大观园。省亲的前后多日，荣宁二府中因连日用尽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各各神疲，但又一个个心满意足，非常得意。

众人日日忙乱，直到十月将尽，一切才完备。贾政遂奏本，圣上恩准次年正月十五元宵之日贾妃省亲。

展眼元宵在即，自正月初八日，大小太监已来把各处关防及礼宴事宜布置妥当，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备道打扫街道、撵逐闲人，至十四日，俱已停当。这一夜，上下通不曾睡。

十五日五鼓，贾母等皆按品服大妆。贾赦等在西街门外，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恭候。园内各处灯火高照。忽闻马跑之声，太监们知道是贵妃来了，都按方向站住。贵妃的仪仗便次第过来，最后才是八抬大轿中的贵妃。

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，早有太监飞跑过来扶起。贵妃一行进入仪门，在一院落门前停下，元妃入室更衣毕复出，进入园中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、花彩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细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气象，富贵风流。

一时从园中出来，至贾母正室，彼此相见。贾妃满眼垂泪，一手搀贾母，一手搀王夫人，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，只是俱说不出，只管呜咽对泣。贾府其他人也都在一旁垂泪。

半天，贾妃方忍悲强笑，安慰贾母、王夫人道：“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一会，不说说笑笑，反倒哭起来。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来！”说到这句，不禁又哽咽起来。众人忙又解劝，让贾妃归座，又逐次一一见过，又不免哭泣一番。

然后贵妃又专门见过薛姨母、宝钗、黛玉，后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，并说园中所有匾额皆为宝玉所题。遂又见过宝玉，元妃命他近前，携手拦于怀内，又托其头颈，笑道：“比先竟长了好些……”一语未终，泪如雨下。

尤氏、凤姐等上来启道：“筵宴齐备，请贵妃游幸。”元妃等起身，命宝玉导引，众人入园。一一游过，贾妃极加赞赏。至正殿时，大开筵宴。又命传笔砚，贵妃择其几处最喜者赐名，园名赐“大观园”，又有“潇湘馆”等。又叫宝玉、宝钗、黛玉及迎春等姊妹再各赋诗一首。作完诗，又命传戏。

过后，贾妃又一一给家人赏赐礼物，众人谢恩已毕，执事太监启道：“时已丑正三刻，请驾回銮。”贾妃听了，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，贾母等也已哭得哽咽难言了，虽不忍别，怎奈皇家规范，违错不得，贾妃只得忍心离去。

## 九 玉带林中传诗与

话说黛玉自母病后，贾母念及他无人依傍教育，遣人把他接进荣国府，从此与宝玉日则同形同坐、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，其亲密友爱处，亦自较别人不同。谁知这年冬底，其父林如海的书信寄来，却为身染重疾，写信特来接黛玉回去。贾母听了，未免又加忧闷，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。宝玉大不自在，怎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拦劝。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，仍叫带回来。择了日期，贾琏与黛玉辞别了贾母等，带领仆从，登舟往扬州去了。不想林如海竟一病不起，辞别人世。贾琏又带了黛玉同理丧事，送林如海灵柩回苏州原籍。一切打理完毕，再同回荣国府。可怜林黛玉父母双亡，一介孤女，再无亲人，也只有一个外祖母可以投奔。还未回京时，贾琏先遣人向凤姐报信，讲明缘由，报个平安，并说年底就回去。凤姐得信，向宝玉笑道：“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长住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了不得，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得怎样呢！”说着，蹙眉长叹。直到贾琏与黛玉回来，先遣人来报信，明日就可到家，宝玉听了，方略有些喜意，只问得黛玉“平安”二字，余者也就不在意了。好容易盼至明日，见面时彼此悲喜交集，未免又大哭一阵，后又改喜庆之辞。宝玉心中品度黛玉，越发出落得超逸了。

不久为迎接元春省亲，贾府营建大观园，落成时贾政命宝玉拟了许多对额，逛了半日，然后宝玉才得父命出来。刚至院外，就有跟贾政的几个小厮上来拦腰抱住，都说：“今儿亏我们，老爷才喜欢，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，都亏我们回说喜欢；不然，若老太太叫你进去，就不得展才了。人人都说，你刚才那些诗比世人的都强。今儿得了这样的彩头，该赏我们了。”说着，不容分说，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。林黛玉听说，走来瞧瞧，果然一件无存，因向宝玉道：“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？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，可不能够了！”说毕，赌气回房，将前日宝玉所烦他作的那个香袋儿一一才做了一半——赌气拿过来就较。宝玉见他生气，忙赶过来，早剪破了。宝玉忙把衣领解了，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，递与黛玉瞧道：“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！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？”黛玉见他如此珍重，带在里面，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，因此又自悔莽撞，未见皂白，就剪了香袋。因此又愧又气，低头一气不发。宝玉道：“你也不用剪，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，我连这荷包奉还，何如？”说着，掷向他怀中便走。黛玉见如此，越发气起来，声咽气堵，又汪汪的滚下泪来，拿起荷包来又剪。宝玉见他如此，忙回身抢住，笑道：“好妹妹，饶了它罢。”黛玉将剪子一摔，拭泪说道：“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，要恼，就撂开手。这当了什么！”说着，赌气上床，面向里倒下拭泪。禁不住宝玉上来“妹妹长”“妹妹短”赔不是。黛玉被宝玉缠不过，只得起来道：“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，我就离了你。”说着往外就走。宝玉笑道：“你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”一面仍拿起荷包带上。黛玉伸手抢到：“你说不要了，这会子又带上，我也替你怪臊的！”说着，“嗤”的一声又笑了。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明儿另替我作个香袋儿罢。”黛玉道：“那也只瞧我高兴罢了。”

待到元春省亲之时，贵妃命宝玉及众姊妹作诗，黛玉早做完了，看见宝玉大费神思，因想何不代他作两首？便走至宝玉案旁，悄问：“可都有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才有了三首，只少一首‘杏帘在望’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只抄录前三首罢，赶你写完那三首，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。”说毕，低头

一想，早已吟成一律，便写在纸条上，搓成个团子，掷在他跟前。宝玉打开一看，只觉得此首比自己做作的三首高过十倍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遂忙恭楷呈上。贾妃看毕，喜之不尽，说：“果然进益了！”又指“杏帘在望”一首为前三首之冠。然后命探春另以彩笺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，出令太监传与外厢，贾政等看了，都称赞不已。



## 十 俏语戏谑苦命人

史湘云是贾母史老太君娘家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，自幼便父母双亡，是贾母教习养大。且说这日宝玉正和宝钗玩笑，忽见人说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宝玉和宝钗便一起来至贾母这边。只见史湘云大说大笑的，见他们两个来，忙问好厮见。正值黛玉在旁，因问宝玉从哪里来，宝玉答说：“在宝姐姐家的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说呢，亏在那里绊住，不然早就飞了来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只许同你玩，替你解闷？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，就说这话。”黛玉道：“好没意思的话！去不去管我什么事，我又不叫你替我解闷。也许你从此不理我呢！”说着，便气回房了。

宝玉忙跟了来，问道：“好好的又生气了？就是我说错了，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，和别人说笑一会子，却又来自己生闷气。看自己作践了身子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作践坏了身子，我死，与你何干？”宝玉道：“何苦来，大正月里，死了活了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偏说死！我这会子就死！你怕死，你长命百岁的，如何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要像只管这样闹，我还怕死呢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”黛玉忙道：“正是了，要是这样闹，不如死了干净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，别听错了话，赖人。”正说着，宝钗走来道：“史大妹妹等你呢。”说着，便推宝玉走了。这里黛玉越发气闷，只向窗前流泪。

没多久，宝玉又回来了。林黛玉见了，越发哭个不住。宝玉千方百计地劝慰。黛玉说道：“你又来做什么？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，比我又会念，又会作，又会写，又会说笑，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，你又作什么来。死活凭我去罢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上来悄悄地说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难道连‘亲不间疏、先不僭后’也不知道？头一件，咱们是姑舅姊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姊妹，论亲戚，他比你疏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咱们两个一桌吃，一床睡，长得这么大了，他是才来的，岂有个为他疏远了你？”林黛玉啐道：“我难道为叫你疏他？我成了个什么人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你就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”黛玉听了，低头一语不发，半日说道：“你只怨人嗔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你自己诬人难受。就拿今日天气比，分明今儿冷得这样，你怎么倒反把披风脱了呢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何尝不穿着，见你一恼，我一着急就脱了。”林黛玉叹道：“回来伤了风，又该饿着吵吃的了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只见湘云走来，笑道：“二哥哥，林姐姐，你们天天一处玩，我好容易来了，也不理我一理儿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偏是咬舌子爱说话，连个‘二’哥哥也叫不出来，只是‘爱’哥哥‘爱’哥哥的。回来赶围棋，又该你闹‘么爱三四五’了。”史湘云道：“你再不放人一点儿，专挑人的不好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犯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。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”黛玉忙问是谁。湘云道：“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就算你是好的。我算不如你，他怎么不及你呢？”黛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他！我哪里敢挑他呢。”

宝玉不等说完，忙用话岔开。湘云笑道：“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。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，时时刻刻你可听‘爱’‘厄’去。阿弥陀佛，那才现在我眼里！”说得众人一笑，湘云忙回身跑了……夜里湘云仍在黛玉房中安歇。次日天明时，宝玉便披衣往黛玉房中来。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，那黛玉严严实实裹着一幅杏红绫被，安稳合目而睡，那湘云

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，被只齐胸，一湾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，又带着两个金镯子。宝玉见了，叹道：“睡觉还是不老实！回来风吹了，又嚷肩窝疼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。黛玉醒了，见是他，忙叫他先出去，又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衣梳洗，宝玉才进来。

湘云住了两日，便要回去。贾母因说：“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，看了戏再回去。”湘云听了，只得住下。

宝玉生日这天，大家看戏。至晚散时，贾母深爱那作小旦的与一个作小丑的，因命人带进来，赏了些钱。凤姐笑道：“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，你们再看不出来。”宝钗、宝玉也猜着了，都不肯说。史湘云接着道：“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。”宝玉听了，忙把湘云瞅了一眼，使个眼色。众人却都听了这话，留神细看，都笑起来了，说果然不错。一时散了。

晚间，湘云便命丫环翠缕收拾东西，说：“明儿一早就走。在这里作什么！看人家的鼻子眼睛，什么意思！”宝玉听了这话，忙赶近前拉他说道：“好妹妹，你错怪了我。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。别人分明知道，不肯说出来，也皆因怕他恼，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。我是怕你得罪了他，所以才使眼色。你这会子恼我，不但辜负了我，而且反倒委曲了我。”湘云摔手道：“你那花言巧语别哄我！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，别人说他，拿他取笑都使得，只我说了就有不是。我原不配说他。他是小姐主子，我是奴才丫头，得罪了他，使不得！”宝玉急得诅咒发誓：“我要有外心，立刻就化成灰，叫万人践踏。”湘云道：“大正月里，少信嘴胡说。这些没要紧的恶誓、散话，说给那些小性儿、行动爱恼的人、会辖治你的人听去！别叫我啐你。”说着，一径至贾母里间，忿忿躺着去了。

宝玉没趣，只得又来寻黛玉。黛玉先也不理他，后来才冷笑着说道：“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？拿我比戏子取笑！”宝玉道：“我并没有比你，我并没笑，为什么恼我呢？”黛玉道：“你还要比，你还要笑？你不比不笑，比别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！”继而又说：“这一节还怨得，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！这安的什么心？他原是公侯的小姐，我原是贫民的丫头！……这却也是你的好心，只是那一个偏不领你这好情，一般也恼了。你又拿我作情，倒说我小性儿，行动爱恼。你又怕他得罪了我，我恼他。我恼他，与你何干？他得罪了我，又与你何干？”

宝玉听他这些话，知道刚才自己与湘云的私谈，他也听见了。细想自己原为他们二人，不想调和不成，反落了两处的埋怨，甚觉无趣，闷闷了半天。

## 十一 同品《西厢》共戏语

且说元春省亲之后，在宫中念及大观园无人居住，未免荒废寥落，遂命太监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，命姊妹们只管在园中居住，宝玉也随进去读书。

择定了好日子，宝玉和众姊妹们搬进了大观园。薛宝钗住了蘅芜苑，林黛玉住了潇湘馆，迎春住了缀锦楼，探春住了秋爽斋，惜春住了蓼风轩，李纨住了稻香村，宝玉住了怡红院。园内登时花招绿带，柳拂春风，不似先番那等寂寞了。

宝玉自进花园以来，心满意足，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。每日只和姊妹们一起，读书写字、琴棋书画，等等，无所不至，十分快乐。

谁想静中生烦恼，忽一日不自在起来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，便出园来鬼混。茗烟见他这样，便想办法想让宝玉开心，又想一切宝玉都玩惯了，便走到书坊内，把那古今小说、传奇角本等买了许多来，让宝玉看。宝玉只读过《诗经》等书，何曾见过这些书，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，茗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：“若叫人知道了，我就‘吃不了兜着走’呢。”宝玉哪里舍得拿进去，踟蹰半天，还是拣了几套放在床顶上，无人时自己偷着看。

这一天早饭后，宝玉携了一套《西厢记》，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，展开《西厢记》，从头细细玩味。正看到“落红成阵”，只见一阵风过，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，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。宝玉要抖落下来，恐怕脚步践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，来至池边，抖在池内。那花瓣浮在水面，飘飘荡荡，竟流出沁芳闸去了。

回来只见地下还是许多，宝玉正踟蹰，只听背后有人说道：“你在这里作什么？”宝玉一回头，却是林黛玉来了，肩上扛着花锄，锄上挂着花囊，手内拿着花帚。宝玉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来把这些花扫起来，撂在那水里。我才撂了好些在水里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撂在水里不好。你看这里的水干净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，仍旧把花糟踏了。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，如今把它扫了，装在这绢袋里，拿土埋上，日久不过随土化了，岂不干净？”

宝玉听了喜不自禁，笑道：“待我放下书，帮你来收拾。”黛玉道：“什么书？”宝玉见问，慌得藏之不迭，说道：“不过是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又在我跟前弄鬼。趁早给我瞧，好多着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若论你，我是不怕的，你看了，好歹别告诉别人去。真真这是好书！你要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递了过去。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，接书来瞧，从头看去，越看越爱看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将十六出俱已看完，自觉词藻警人，余香满口。虽看完了书，却只管出神，心内还默默记诵。

宝玉笑道：“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林黛玉笑道：“果然有趣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就是个‘多愁多病身’，你就是那‘倾国倾城貌’。”林黛玉听了，不觉带腮连耳通红，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，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，微腮带怒，薄面含嗔，指宝玉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胡说！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，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。我告诉舅舅舅母去！”说到“欺负”两个字上，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，转身就走。宝玉着了急，向前拦住说道：“好妹妹，千万饶我这一遭，原是我说错了。若有欺负你，明儿我掉

在池子里，教个癞头龟吞了去，变个大王八，等你明儿做了‘一品夫人’病老归西的时候，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。”说得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，揉着眼睛，一面笑道：“怎么吓成这个调儿，还只管胡说。‘呸，原来是苗而不秀，是个银样蜡枪头。’”宝玉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个呢，我也告诉去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你说你会过目成诵，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？”

宝玉一面收书，一面笑道：“正经快把花埋了罢，别提那个了。”二人便收拾落花，正把花刚掩埋好，只见丫环袭人走来，有事叫宝玉回去。宝玉忙拿了书，别了黛玉，同袭人回去了。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，自己也闷闷回房。

## 十二 金簪雪里好心机

宝钗自来到贾府后，贾母喜他稳重和平，值他过第一个生日时，贾母便自己拿出二十两银子，唤了凤姐来，交与他安排酒戏，为宝钗贺生日。宝钗又极会察言观意，贾母问他爱听何戏、爱吃何物时，宝钗深知贾母老年人，喜热闹戏文，爱吃甜烂之食，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，贾母更加欢悦。

却说这天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，尚古风俗，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钱花神。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季了，众花皆谢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，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各样物什，都用彩线系了，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东西，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花红柳绿，一时也道不尽。

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等都与众丫环们在园内玩耍，独不见林黛玉。迎春因说道：“林妹妹怎么不见？好个懒丫头！这会子还睡觉不成？”宝钗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闹了他来。”说着便丢了众人，一直往潇湘馆来。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，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：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，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，嘲笑喜怒无常；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，好弄小性儿的。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嫌疑。罢了，倒是回来的妙。想毕抽身回来。

刚要寻别的姊妹去，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迎风翩跹，十分有趣，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，向草地下来扑。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，来来往往，穿花度柳，将欲过河去了。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，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。宝钗也无心扑了，刚欲回来，只听滴翠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。

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，盖造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镂隔子糊着纸。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，便煞住脚往里细听。原来是两个丫头小红和坠儿背了人在说秘密。日前小红在园子里看见了贾芸，二个都有了情意，这坠儿正要替他们传递信物。两个人正嘀咕着，忽然醒悟道：“嗳呀，咱们只顾说话，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。不如把这隔子都推开了，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，他们只当我们说玩话呢。若走到跟前，咱们也看得见，就别说了。”

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，心中吃惊，想道：“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，心机都不错。这一开了，见我在这里，他们岂不臊了。况才说话的语音，大似宝玉房里的小红的言语。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。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，一时人急造反，狗急跳墙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还没趣。如今便赶着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个‘金蝉脱壳’的法子……”犹未想完，只听“咯吱”一声，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，笑着叫道“颦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藏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故意往前赶。

那亭内的小红、坠儿刚一推窗，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，两个人都吓怔了。宝钗反向他二个笑道：“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儿了？”坠儿道：“何曾见林姑娘了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。我要悄悄的吓他一跳，还没有走到跟前，他倒看见我了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。别是藏在这里头了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，抽身就走，口内说道：“一定是又钻在山洞里去了。遇见蛇，咬一口也罢了。”一面说一面走，

心中又好笑：“这件事算遮过去了。不知他二人是怎样？”

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，便信以为真，让宝钗去远，便拉坠儿道：“了不得了！林姑娘蹲在这里，一定听了话去了！若是宝姑娘听见，还倒罢了。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，心里又细，他一听见了，倘若走露了风声，怎么样呢？”

不说他二人，且说宝钗仍自寻姊妹们玩耍去了。

### 十三 侬今葬花人笑痴

上文书中说到芒种节大观园中祭饯花神，众姐妹独不见黛玉。原来黛玉因夜间伤心失眠，起来迟了。前一日黛玉去找宝玉，一步步行来，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，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。刚到了沁芳桥，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，好看异常，因而站住看了一会。再往怡红院来，黛玉便以手叩门。

谁知丫环晴雯和碧痕正吵了架，没好气，忽见宝钗来了，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，正在院内抱怨说：“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，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！”忽听又有人叫门，晴雯越发动了气，也并不问是谁，便说道：“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罢！”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，他们彼此玩耍惯了，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清是他的声音，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，所以不开门，因而又高声说道：“是我，还不开么？”晴雯偏还没听出来，便使性子说道：“凭你是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！”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，待要高声问他，逗起气来，自己又回思一番：“虽说是舅母家如同是自己家一样，到底是客居。如今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现在他家寄居。如今认真起来生气，也觉没趣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又滚下泪珠来。正是回去不是、站着也不是，正没主意，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，细细一听，竟是宝玉、宝钗二人。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越想越伤感起来，也不顾风清露寒，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，悲悲戚戚呜咽起来。

那林黛玉正自啼哭。忽听“吱喽”一声，院门开处，只见宝钗出来了，宝玉、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。待要上去问宝玉，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，因而闪过一旁，让宝钗去了，宝玉等进去关了门。黛玉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，然后才转身回来，无精打采的卸了残妆。倚着床栏杆，两手抱着膝，眼睛含着泪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。

这日便起来迟了，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祭饯花神，恐别人笑他痴懒，连忙梳洗了出来。刚到了院中，只见宝玉进门来了。黛玉并不理他，一径往外走，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。宝玉心中纳闷，也在后面追了来。

姊妹们一起谈笑，宝玉忽然不见了黛玉，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，想了想，索性等两天，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找他。又低头看见许多落花，重重的落了一地，便叹道：“这是他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花来了。待我先把花送去了，明儿再问他。”便把那花兜了起来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。将到花冢时，还未转过山坡，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，一边又述说着，哭得好不伤感。宝玉心里想道：“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，受了委曲，跑到这个地方来哭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煞住脚步，听那人哭诉。

原来是林黛玉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，错疑在宝玉身上。今天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，正勾起自己的伤春愁思、一腔苦闷，便把那些残花落瓣去掩埋，更不由感花伤己，哭了几声，又随口念了几句诗词。正巧被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那宝玉起初不过点头感叹，次后听到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”、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等凄伤的句子，不觉悲痛地倒在山坡之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，也忍不住哭泣起来。

那林黛玉正自伤感，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，抬头一看，见是宝玉。想说什么，却又未等说完，长叹了一声，便抽身走了。

这里宝玉悲痛了一回，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，自己便回怡红院来。正看见黛玉在前边走，连忙赶上去。说了几句，便叹道：“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

当初姑娘来了，哪不是我陪着玩、笑？一桌子吃饭，一床上睡觉，从小儿一起长大，比谁都好。如今谁想到你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睛里。如果我有错处，你倒是告诉我，或骂我两句，打我几下，我都不灰心。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着头脑，失魂落魄，不知怎样才好！”

黛玉听了，便问宝玉昨晚的事：“你既这么说，昨儿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？”宝玉很诧异，说实在没有见黛玉去，只是宝姐姐坐了一会。林黛玉想了一想：“想必是丫头们懒得动的缘故。”宝玉道：“等我回去问了是谁，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。”二人正说着，只见丫头们来请吃饭，逐都往前头来了。



## 十四 俺只念木石前盟

话说一日宝玉出去参加酒宴，至晚方散，回至园中便宽衣就寝，至次日天明，方才醒了。问起袭人昨天可有什么事情。袭人一一回禀，又说昨儿贵妃打发太监送来了端午儿的节礼。说着命小丫头子拿了来，宝玉见了，喜不自胜，又问别人可也得的都是这个，袭人道：“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。林姑娘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的一样。”宝玉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是怎么个原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！”又让人拿着东西去黛玉那里，说爱什么就留下什么。一会却又拿了回来。

宝玉正要出门时，却见林黛玉来了。便问：“我的东西叫你挑选，你怎么不要？”黛玉道：“我没这么大福气，比不得宝姑娘，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！”宝玉听他提出“金玉”二字来，便说道：“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！”又说：“我心里除了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就是妹妹了，再没有第五个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很知道你心里有‘妹妹’，但只是见了‘姐姐’，就把‘妹妹’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是你多心，我再不的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，二人便走开了。宝钗只作不见，低头过去了。到了王夫人那坐了一会，又来到贾母这边，只见宝玉在这里呢。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“金锁是个和尚给的，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”等话，昨儿又见元春所赐的东西，独他与宝玉一样，所以总远着宝玉。幸亏宝玉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，并不谈论这事。此刻忽然宝玉要看元春给他的红麝串子，少不得褪了下来。

宝钗生得肌肤丰泽，一时褪不下来。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，又忽然想起“金玉”一事来，再看看宝钗的容貌，只见脸若银盆，眼似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就呆了。

宝钗见他怔了，自己倒不好意思，丢下串子，回身才要走，只见黛玉正蹬着门槛子，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。宝钗和黛玉说话，口里说着，将手里的帕子一甩，向宝玉脸上甩来，宝玉不防，正打在眼上，“嗷哟”了一声，又不好说什么。

一时凤姐来了，说起初一要到清虚观祈福的事。单说到了这一天，贾母带领众人前往。观里有个张道士，见了宝玉，便向贾母为宝玉提亲，被贾母谢绝了。一行人下午便回来了，次日懒得再去。宝玉为那张道士提亲的事一日不自在，又见黛玉病了，放心不下，饭也懒得吃，不时来问。二人言语之间又误会、冲突起来，黛玉说出一句：“我知道，昨日张道士提亲，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，你心里生气，来拿我使性子。”

其实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，两情相悦，及如今渐明事理，觉得没有比得上黛玉的，所以早以心相许，只不好说出来，只变尽法子暗中试探；偏那林黛玉也有些痴，也每用假情试探。二人都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，所以不免有口舌之争。此刻宝玉想：“别人不知我的心，还有可怨，难道你就不想我心里眼里只有你！”又听见他说“好姻缘”三个字，越

发难过，口里说不出话来，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，狠狠往地上一摔道：“什么东西，我砸了你完事！”见玉没碎，又找东西来砸。林黛玉见此，早已哭起来：“何苦来！有砸它的，不如来砸我！”二人闹得不可开交。

贾母等人闻风来了，老人家急得抱怨说：“真是俗话说的‘不是冤家不聚头’呵！”

口角过后，黛玉正自后悔时，宝玉来了，见黛玉又在床上哭。禁不住宝玉好一番劝慰，又把“好妹妹”叫了几万声，黛玉道：“你也不用哄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也不敢亲近二爷，二爷也全当我不在了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黛玉道：“我回家去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跟了你去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。”……最后二人终于又和好了。

再表有一天午后，宝钗来到怡红院，来到宝玉的房内，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大丫环袭人坐在旁边做针线。宝钗与袭人悄悄的聊了些话，袭人说做活时间长了，脖子有些酸，要出去走走，让宝钗自己坐会儿。宝钗见他出去，看着刚才袭人做的活计，觉得那活计实在可爱，便坐在袭人刚坐的地方，拿起针来，替他刺绣。

刚绣了两三个花瓣，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道：“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？什么是金玉姻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”

薛宝钗听了这话，不觉怔了……

## 十五 歌舞升平起诗社

这年贾政点了学差，出门去了，宝玉更加任意游逛。这日正在无聊之际，只见探春的丫环翠墨走来，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与他。宝玉展开一看，原来是提议结个诗社，宝玉看了不觉喜得直拍手，即刻就往秋爽斋去。一进门，只见众姊妹早已在座，一会儿，李纨也来了。众人先都起了雅号，李纨是“稻香老农”，探春是“蕉下客”，黛玉是“潇湘妃子”，宝钗是“蘅芜君”，迎春是“菱洲”，惜春是“藕榭”，宝玉是“怡红公子”。

探春说原是他起的意，须得先做个东道主，方不负兴。大家赞同。探春就立即开社，由迎春限韵，惜春监场，李纨说刚才看见有人抬进两盆白海棠来，甚是好看，就以咏海棠为题。时间以燃尽三寸长的“梦甜香”为限。

众人都各自思索起来。等大家都写好了，由李纨评阅优劣。结果是蘅芜君位列第一，潇湘妃子次之。评议完毕，大家又议定诗社名为“海棠社”，又商议了些时候，略用些酒果，便各自散去。

宝玉回来，至房内告诉袭人起诗社的事。袭人提起刚才遣人给湘云送东西去了，宝玉听了，拍手道：“偏忘了他！这诗社里若少了他，还有什么意思！”立时便去逼着贾母派人去接湘云。

次日午后，史湘云被接来了。见了面，宝玉便把起社始末原由告诉了他，又要把诗给他看，李纨坚持要他先看韵和诗，方能入社。湘云一气做了两首，众人看了，称赞不已。湘云又要做个东道，明日便邀一社。

至晚，宝钗将湘云邀往蘅芜苑安歇去。二人灯下计议如何设东拟题。湘云提议作菊花诗，和宝钗一起拟了菊花十二个题。二人商议妥当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，湘云便在藕香榭摆下宴席，请贾母等赏桂花。至午，贾母带了王夫人、凤姐兼请薛姨妈等人来了。众人茶毕，吃螃蟹欢宴。一时吃完了，都洗了手，看花的、弄水看鱼的，游玩了一回。然后贾母等人离去，湘云、宝钗二人送出园外，仍旧回来，便开始作诗。湘云取了写好的诗题，用针绾在墙上，又说了不限韵的道理。众人便各自构思作诗。因湘云还没起别号，又因他家曾有一水亭名“秋霞阁”，宝钗提议他取“秋霞旧友”。又有一顿饭工夫，十二题《忆菊》、《访菊》、《种菊》、《对菊》、《供菊》、《咏菊》、《画菊》、《问菊》、《簪菊》、《菊影》、《菊梦》、《残菊》俱已作好，誊录出来，众人看一首，赞一首，彼此称扬不已。李纨又评论优劣，潇湘妃子夺魁。

大家评论许久，复又要了热蟹来，又吃了一回。宝玉又说今日持蟹赏桂，亦不可无诗，先洗了手写出一首。黛玉也写了一首，众人看了，宝玉正喝彩，黛玉便一把撕了，令人烧了，笑道：“我的不及你的，我烧了它。”说着，宝钗又有一首。大家看了，不禁叫绝，都说这是食螃蟹的绝唱。

## 十六 笑煞众人缘有因

话说这一日刘姥姥又带着板儿来到了荣国府，并带了一口袋的枣子、倭瓜和一些野菜，说早就要来问安，但因为庄稼活忙，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，瓜果蔬菜也丰盛，便带了这些东西来看望。见过了凤姐儿，此时正在屋子里呆着，周瑞家的等人陪着。刘姥姥看窗外天色，怕天晚了出不了城，就要走。周瑞家的便去找凤姐，一会回来，说：“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。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：‘刘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赶不出城去。’”二奶奶说大远的，难为你扛了些沉东西来，晚了就住一夜明儿再去。可巧让老太太听见了，便问刘姥姥是谁，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便说：“我正想有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，请了来我见一见。”

这样，周瑞家的便引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。此时大观园众姊妹们都在贾母跟前呢，刘姥姥一进门，只见满屋珠围翠绕，花枝招展；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，便知是贾母了，忙上来陪着笑，施了礼，口里道：“请老寿星安。”贾母也欠身问好，又命人伺座。听说刘姥姥已七十五岁，赞他身体硬朗；又聊了些话，刘姥姥便把乡村中所见所闻说给贾母听，贾母很感兴趣。凤姐见合了贾母的心，便命人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，又挑了两件衣服给他换上。刘姥姥换了衣裳出来，又讲了两个乡野之中离奇的故事、传闻，宝玉听得出神。

因为上次湘云曾请了贾母等人吃蟹赏桂花，贾母、王夫人和众姊妹便商议给湘云还席，令厨下准备。

次日，天气晴朗，李纨清早便先起来布置、准备。忽见凤姐的丫头丰儿带了刘姥姥、板儿进来，刘姥姥说：“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热闹一天去。”

众人正忙乱着安排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。李纨忙迎上去，丫环碧月捧过一大盘折枝菊花来，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于鬓上。回头看见了刘姥姥，凤姐儿便拉他过来，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。贾母和众人笑得了不得。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儿这样体面起来！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，把你打扮成个老妖精了！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儿的，今儿老风流才好！”

说笑之间，已来至沁芳亭上。贾母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问他园子好不好。刘姥姥念佛说到：“比那画儿上还强十倍呢！怎么着也得有人照着这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，让他们见见，死了也甘心了。”贾母听说，便让惜春描一张大观园图。

歇了一会，贾母便领着刘姥姥各处都见识见识。先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一条羊肠小石子路。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走土地。丫环琥珀怕他滑倒了，他却说：“不相干的，我们走熟了的……”他只顾和人说话，不防底下果然滑了，咕咚一跤跌倒。众人都拍手哈哈的笑起来。

黛玉的丫环紫鹃早打起湘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。刘姥姥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，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，道：“这必定是哪位哥儿的书房了。”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这是我外孙女儿的屋子。”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！”

坐了一会儿，贾母起身笑道：“这屋还好！再往别处逛去。”刘姥姥念

佛道：“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。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大还高。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。满屋里的东西都只知道好看，却不知叫什么，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。”凤姐道：“还有好的，我都带你去瞧瞧。”

一行人离了潇湘馆，坐了船便向紫菱洲一带走来。然后又奔秋爽斋，在晓翠堂上摆上桌案用早饭。贾母的丫环鸳鸯和凤姐偷偷商议拿刘姥姥取笑。然后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，悄悄的嘱咐了刘姥姥一番话，又说这是贾府规矩，二人又回来归座。那刘姥姥入了座，拿起筷子来，沉甸甸的不好拿，原来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，单拿一双沉的给他。刘姥姥见了，说道：“这筷子比俺那里铁锹还沉，哪里举得过它。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饭食上来，贾母这边说声“请”，刘姥姥便站起身来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刘，老刘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。”自己却鼓着腮不语。众人先是发怔，后来一听，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。史湘云撑不住，一口饭都喷了出来；林黛玉笑岔了气，伏着桌子嗳哟；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“心肝”；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，只说不出话来；薛姨妈也撑不住，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；探春手

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；惜春离了座位，拉着他的奶娘叫揉一揉肠子。地下的无一不弯腰屈背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，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，独有凤姐、鸳鸯撑着，还只顾让刘姥姥。

刘姥姥拿起筷子来，只觉不听使唤，又说道：“这里的鸡儿也俊，下的蛋也小巧，怪俊的。我且尝一个。”众人止住了笑，听见这话又笑起来。贾母笑得眼泪出来，丫头在后捶着。凤姐又对刘姥姥笑道：“一两银子一个呢，你快尝尝吧。”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，哪里夹得起来，好容易撮起一个来，才伸着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，忙要放下筷子，亲自去拣，早有底下的人拣了出去了。刘姥姥叹道：“一两银子，也没听见响声就没了。”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他笑。

吃毕饭，一行人又先后看过探春、宝钗的住处。然后又在缀锦阁吃酒行令玩乐，刘姥姥行令中又逗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喝酒时又怕打碎了瓷杯，要木头杯子。鸳鸯真命人取了来，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。凤姐说这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才行。刘姥姥吓得不敢，贾母等人知道他上了年纪，便不叫勉强了，只喝头一杯吧。鸳鸯便命人满斟了一大杯。

众人边吃酒边听演习乐曲，然后又点心喝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出来后贾母往稻香村去歇息，宝玉等人各自游玩。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。这刘姥姥忽然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，要了两张纸就要解衣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道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带了往东北方向去。那婆子指了一个地方，便走开了。

刘姥姥因喝了酒，又吃了不合的东西，便腹泻了，在厕所里蹲了半天出来，年迈之人，又喝了酒，只觉得头昏眼花，辨不出路了。四面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房舍，却不知该往哪边走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，过了一个水池，转了两个湾子，只见有一房门。

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迎了出来。刘姥姥忙笑着搭话，那女孩儿不答，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撞到板壁上，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一转身又进了一个小门，只见里面四

壁玲珑剔透，连地砖都是碧绿璠花，便把眼花了。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，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，只见他亲家母迎面进来，原来是一面大镜子，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忽然撞开一道门，他又惊又喜，迈步进去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此时他又醉又困，便睡熟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便命两个婆子去找。回来说没有，众人又各处搜寻不见。袭人寻思他醉了酒，别是顺着路往我们后院去了吧，一面想，一面回到怡红院。

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就听得鼾声如雷。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，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忙赶上来推醒他。刘姥姥睁眼见了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“姑娘，我失错了！并没有弄脏了床帐。”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让他别作声，又好一顿收拾，带了刘姥姥悄悄出来。刘姥姥才知道这是宝玉的卧室，吓得不敢作声。见了众人，袭人只说他在草地上睡着了，众人才不理睬。

贾母在稻香村休息过后，便令在那里摆晚饭。大家吃过后都散了。

次日刘姥姥带着板儿，来向凤姐辞行，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在这里住了两三天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过的，都经验过了。”闲话间凤姐说起自己的女儿因为昨日进园子找他，发起烧来。又说这孩子时常有病，也不知什么原故。然后凤姐又笑说：“我这孩子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。一则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稼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贫苦人起个名字，还压得住他。”刘姥姥听说，想了一想，笑问小姐是何时生日，凤姐说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刘姥姥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他是巧姐儿。这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，他必长命百岁。日后长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上来。”

凤姐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道谢。又令人打点了许多东西，给刘姥姥带回去。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。次日又向贾母告辞，贾母也赏了些东西。然后刘姥姥带着板儿离开了贾府。

## 十七 槛内品茶槛外奉

且说当时贾府准备迎接元春省亲、筹建大观园时，除了采买来十二个女孩做戏子；又采访聘买了十个小尼姑、小道姑，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，便是妙玉。他本是苏州人氏，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。因妙玉自小多病，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，到底等他亲自出家入了空门，方才好了，所以便带发修行，入大观园时才十八岁。可是父母俱已亡故，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、一个小丫头伏侍。文墨极通，经文也不用学了，模样儿又极好。妙玉是去年随了师父来到京都，不想师父冬天便死了，临终遗言，说妙玉‘不宜回乡’，只要他在京静居，后来自然有他的结果。所以妙玉便没有回乡。这妙玉性情孤傲，请他来大观园时，他说：“侯门公府，必以贵势压人，我不去。”王夫人听说，笑道：“他既是官宦小姐，自然骄傲些，就下个帖子请他来吧。”这样妙玉才来到了大观园，住在园中栊翠庵中。

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，贾母带他及众人在大观园中游乐，来至栊翠庵时，妙玉忙接了出来。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，贾母赞了一回，一面往东禅堂来，妙玉笑往里让，又忙去烹茶。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精质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盖钟，捧与贾母，说是旧年的雨水泡的。贾母吃了半盏，便笑着递与刘姥姥，刘姥姥便一口吃尽。然后众人也都品起茶来。

妙玉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烧滚了水，另泡一壶茶。宝玉便也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体己茶。”钗、黛二人笑道：“你又赶来吃茶，这里并没你的。”

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，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吧。”宝玉会意，知道是因为刘姥姥用过了，他嫌脏不要了。只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刻着字，妙玉便斟了，递与宝钗；另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刻着字，又斟了递与黛玉。然后拿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这就是个俗器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话说‘随乡入乡’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

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独特的大茶盏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得了这一海？”宝玉喜得忙道：“吃得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糟蹋。岂不闻‘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’，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？”说得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。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味道很好，赞赏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今天吃的茶是托他俩的福，要是只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的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是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

黛玉问道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花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的雨水哪有这样好，如何吃得！”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和宝钗走了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放着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那贫婆子吧，他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说使得么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！”宝玉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你也用不着和他说话去，恐怕连你也脏了，只要给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。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来了，我叫几个小厮去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只管搁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拿了那杯，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他带去吧。”

此时贾母已经出来，要回。妙玉也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进去，将门闭了。



## 十八 左右为难描大观

上文书中讲到刘姥姥进大观园时，因说大观园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，怎么着也得有人照着园子画一张带了家去。贾母听说，便指着惜春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他就会画。等明儿叫他来画一张如何？”刘姥姥听了，喜得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才这么大，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耐，别是个神仙托生的吧！”

刘姥姥走了之后，这天宝钗和黛玉在蘅芜院中说话，忽见李纨的丫头素云进来说：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。”二人便往稻香村来，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

李纨见了他两个，笑道：“诗社还没起，四丫头就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他来画什么园子图儿，惹得他乐得告假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别要怪老太太，都是刘姥姥一句话。”林黛玉忙笑道：“他是哪一门子的姥姥，只叫他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。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李纨道：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，给他多少日子的假。我给了他一个月他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”黛玉道：“论理一年也不多。这园子盖就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自然得两年工夫呢。又

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众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，便都笑问说：“还要怎样呢？”黛玉自己也撑不住笑：“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，可不得两年功夫。”众人听了，都拍手笑个不止。

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得他越发逞强，这会儿拿我也取笑儿。”黛玉忙拉他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说只画这园子的，昨儿老太太又说，单画了园子成了房样子了，叫连人都画上，就像‘行乐’似的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但草虫上不能。别的草虫不画罢了，昨儿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了典故！”众人听了，又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得两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吧，我连题目都有了，就叫做《携蝗大嚼图》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，前仰后合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儿大笑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都歪倒了，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，越发笑个不住。宝玉忙赶上去扶了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

宝钗道：“如今画这园子，非得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才能画。”遂提出了几点建议，众人又商量了一回。宝玉预备下笔砚记着，听宝钗一一罗列画画的用具，写好了单子。然后按着单子，或让凤姐命人找了许多家藏的画具，或让凤姐去照样置买。置办齐全后，一天惜春便起了笔。宝玉每日便在惜春这里帮忙。探春、李纨、迎春、宝钗等也多往那里闲坐，一则观画，二则便于会面。暂且不提。

## 十九 踏雪寻梅好吟诗

话说这日众姊妹们正在言笑，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，都笑道：“来了好些姑娘奶奶的，我们都不认得，姑娘奶奶们快认亲去。”李纨等忙来至王夫人上房，只见乌压压一地的人。

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奔邢夫人的，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，两家一起搭伴来了。走到半路泊船时，正遇见李纨之寡婶带着两个女儿——大的叫李纹，小的叫李绮，也上京。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，因此三家一路同行。后有薛蟠之堂弟薛蝌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，正欲进京成亲，听说王仁进京，他也带了妹妹随后赶来。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。

大家见礼叙过，贾母、王夫人都非常欢喜。一面叙些家常，一面收看带来的礼物，一面命留酒饭。众人各叙离别之情。黛玉见了，先是欢喜，次后想起众人皆有亲眷，只有自己孤单，不免又去垂泪。宝玉深知其情，好好劝慰了一番。

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，向袭人等丫头笑道：“你们还不快看人去！你们成天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，如今瞧瞧他妹妹，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妹，我竟形容不出了。老天，老天，你有多少精华灵秀，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！可知我井底之蛙，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，谁知不必远寻，就是本地风光，一个赛似一个，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。除了这几个，难道还有几个不成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自笑自叹。

探春笑着进来找宝玉，说道：“咱们的诗社可该兴旺了。”二人商议着，又一起往贾母处来。贾母非常喜欢薛宝琴，令王夫人认了干女儿，晚上就跟着自己一处安寝。薛蝌在薛蟠的书房中住下。岫烟送到迎春一处。贾母、王夫人又因素喜李纨贤慧，且年轻为丈夫守节，令人敬伏，今见他寡婶来了，便让那李纨带着李纹、李绮在稻香村住下来。

当下安排妥当，谁知保龄侯史鼎又迁委了外省大员，不久要带了家眷去上任。贾母舍不得湘云，便留下他，接到家中。湘云只要与宝钗一处住，贾母同意了。

此时大观园中比原先更热闹了不少。李纨为首，余下是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李纹、李绮、宝琴、邢岫烟，再加上凤姐和宝玉，一共十三个。李纨年纪稍大，其他十二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。

前文中曾说到薛蟠为争买一婢女打死人命，那婢女便是当初甄士隐走失的女儿英莲，现宝钗为他起的名字是香菱。因薛蟠出门去了，宝钗便带了香菱和自己同住。可巧又来了个史湘云，那香菱便请他教自己作诗，二人便没昼夜的高谈阔论起来。宝钗正和他们开玩笑时，只见宝琴来了。说话间，宝玉、黛玉也走了进来。那宝琴年轻心热，且本性聪敏，自幼读书识字。又见诸姊妹都不是那轻薄脂粉，其中林黛玉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，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。大家叙谈一回，便散了。

李纨见天下了雪，便要商议明日作诗，派了丫头走来请黛玉，宝玉也正在黛玉这里，穿衣停当，二人一起便往稻香村一齐踏雪行来。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。一时又见史湘云来了，脱了褂子，露出里面的打扮，众人都笑道：“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，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些。”

湘云道：“快商议作诗！我听听是谁的东家？”李纨道：“我的主意。”

可巧天下雪，刚好起个诗社。”又说：“我这里虽好，又不如芦雪庵好。我已经打发人收拾去了，只等明日，咱们拥炉作诗。”

到了次日一早，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，天一亮就爬了起来。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，见一夜大雪，下了有一尺多厚，天上仍搓棉扯絮一般落着雪。宝玉欢喜异常，盥洗毕，换了衣裳，忙忙的往芦雪庵来。出了院门，回顾一望，并无二色，远远的青松翠竹，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。于是走至山坡之下，顺着山脚刚转过去，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。回头一看，恰是妙玉门前，栊翠庵中有十几株红梅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分外显得精神，好不有趣！宝玉便立住，细细赏玩一回方走。

宝玉来到芦雪庵，丫环婆子正在扫雪，见了他，说：“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，你也太性急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只得回来，刚到沁芳亭，碰见探春，二人一起往贾母处来。众姊妹也来齐了，一起用早饭。席间湘云听说还有鹿肉，便悄悄和宝玉商议道：“有新鲜鹿肉，不如咱们要一块，自己拿了去园里弄着，又玩又吃。”宝玉听了，便真要了一块，命婆子送进园去。

吃饭毕，大家进园齐往芦雪庵来，听李纨出题限韵。独不见湘云、宝玉二人。黛玉道：“他两个若到一处，便生出多少故事来。这会儿一定是算计那块鹿肉去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李纨也走来看热闹，问李纨道：“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，那样干净清秀，又不少吃的，他们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。”李纨听了，忙出来找到他们两个，说不要吃生的。宝玉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们烧着吃呢。”李纨才同探春进来。二人议定了题韵后，探春笑道：“你闻闻，香气这里都闻见了，我也吃去。”说着，也找了他们来。李纨也随来说：“客已齐了，你们还吃不够？”湘云一面吃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吃这个方爱吃酒，吃了酒方才有诗。若不是这鹿肉，今儿断不能作诗。”宝琴起初站着，尝了一块，果然好吃，便也吃起来。一时凤姐来了，也凑在一起吃起来。黛玉笑道：“哪里找这一群花子去！罢了，罢了，今日芦雪庵遭劫，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。我为芦雪庵一大哭！”湘云冷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！‘是真名士自风流’，你们都是假清高，最可厌的。我们这会儿腥膻大吃大嚼，回来却是锦心绣口。”

吃毕，洗漱了一回，宝玉、湘云忙看墙上贴出的诗题、韵脚、格式。众人先分了次序，凤姐起了一句“一夜北风紧”，大家便依次联句。完了，又细细评论一回。独湘云联的诗句多，大家都笑道：“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”

李纨又笑道：“宝玉又落了第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原不会联句，只好担待我吧。”李纨道：“也没有社社担待你的，今必罚你。我刚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折一枝来插瓶。可厌妙玉为人，我不理他。如今罚你去取一枝来。”

宝玉也乐为，答应着走了。李纨要命人好好跟着，黛玉忙拦道：“不必，有了人反而得不到了。”李纨点头。又命丫头拿个花瓶来，贮了水准备插梅，笑道：“回来该咏梅花了。”

众人又商议用韵、题目。每人派了题目后，剩下宝玉，湘云说有个好题目让他作，就叫“访妙玉乞红梅”，众人听了，都说有趣。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玉笑盈盈拿了一枝红梅进来，众丫环接过，插入瓶内。众人都笑称谢，宝玉笑道：“你们现在赏梅，不知我费了多少精神呢。”

大家一面看梅花，一面作诗。邢岫烟、李纹、薛宝琴吟成后，各自写了出来。大家看毕，指宝琴所作一首为最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，

深为奇异。李纨又问宝玉可有了，宝玉好不容易做成了，大家正评论时，丫环们跟进来说道：“老太太来了。”众人忙迎出来。

贾母来至室中，先笑道：“好俊的梅花！我来着了。”众人伺候贾母坐下，饮了酒，吃些东西。贾母和大家说笑了一回，又说：“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我们到他那里瞧瞧他的画儿吧，看过年时可能画好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哪里能过年就画好了？只怕明年端阳时才能画好呢。”贾母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。”

说着，大家围随着贾母过了藕香榭，来到惜春卧房，门斗上有“暖香坞”三个字。惜春早接了出来。大家进入房中，贾母并不归座，只问画在哪里。惜春笑着回说：“天气寒冷了，油彩都凝湿不润，画了恐不好看，故此收起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过年时就要的，你别托懒儿，快拿出来给我快画。”

一语未了，忽见凤姐来了。说已预备下新鲜菜肴，请贾母用晚饭去。贾母挽了凤姐的手，仍旧上轿，带着众人，说笑着出来。一看四面粉妆银砌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，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红梅。贾母喜得忙笑道：

“你们瞧，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，又是这件衣裳，后头又是这梅花，像个什么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《双艳图》。”贾母摇头笑道：“那画上哪里有这件衣裳？人也不能这样好！”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毡的人来。贾母道：“那又是个女娃儿？”众人笑道：“我们都在这里，那是宝玉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的眼越发花了。”说话之间，来到跟前，可不是宝玉和宝琴。宝玉笑向宝钗、黛玉等道：“我刚才又到了栊翠庵。妙玉送你们每人一枝梅花，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多谢你费心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出了园门，来至贾母房中。吃毕饭大家又说笑一回方散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雪晴。饭后，贾母又亲嘱惜春：“不管冷暖，你只画去，赶到过年，实在画不完就罢了。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丫头、梅花，照模照样，一笔别错，快快添上。”惜青听了虽是为难，也只得应了。

## 二十 经纶匡济难挽颓

转限之间过年了，贾府祭祖、欢宴、看戏，着实热闹了一番，直至元宵过后。凤姐因年事忙碌过度，卧病不起，一月不能理事。王夫人忙不过来，便暂令李纨协理。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的，未免逞纵了下人，王夫人又命探春和李纨一起裁处。原想着过了一个月，凤姐将病养好了，仍交给他，谁知凤姐体质不足，又倚仗年轻不知保养，平生又争强好胜，心力更亏，所以这病竟一直拖了下来。王夫人见状，便又特意请宝钗来，托他也帮忙小心照管。

探春与李纨住处有一段间隔，二人近日同事，来往不便，所以二人协定：每日早晨都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，家人都俗称“议事厅儿”。他二人每日清早至此，正午才散，下人来往回话者，络绎不绝。

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，心中窃喜，以为李纨素日原是个厚道、多恩无罚的，自然比凤姐好搪塞。便添了一个探春，也都想他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，因此都不在意，比凤姐前懈怠了许多。只三四日后，几件事过手，渐渐发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，只不过是言语安静，性情和顺而已。宝钗又偕同监看，更觉比凤姐更谨慎了些。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：“刚刚的倒了一个‘巡海夜叉’，又添了三个‘镇山太岁’，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。”

这天王夫人出去赴席，李纨与探春伺候出门后，回到厅上坐了。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话说，赵姨娘的兄弟昨日死了。若是在凤姐面前，他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、探春是年轻姑娘，所以只说出一句话来，试他二人有何主意。

探春便问李纨。李纨想了一想，说前些时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见说赏银四十两，这也赏四十两吧。吴新登家的答应了，接了对牌就走。探春道：“你且回来。”又问以前碰上这种事时家里赏钱的规矩，吴新登家的说不记得了，要查旧帐去。探春笑道：“你是老办事儿的，还记不得，倒来难我们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？若有这道理，凤姐姐还不算厉害，也就算宽厚了。还不快找了来我瞧，再迟一日，不说你们粗心，反说我们没主意了。”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，忙转身出去查帐。众家人都伸舌头，又回别的事。

一时，吴家的取了旧帐来，探春看后便递与李纨也看了，探春说：“给他二十两银子。”吴家的去了。

忽见赵姨娘走来，开口便说：“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。姑娘你也想一想，该替我出气才是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哭起来。探春忙道：“姨娘这话说谁？谁踩姨娘的头？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。”赵姨娘道：“姑娘现踩我，我告诉谁！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，又有你和你兄弟，这会儿连袭人也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？连你也没脸面，别说我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为这个。我说我并不敢违犯家法。”又拿帐本与赵姨娘看，说：“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，人人都依着，偏我改了不成？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，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。依我说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，何苦要操心？太太满心疼我，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几次寒心。我但凡是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，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。偏我是女儿家，一句多的话也没有我乱说的。太太心里都知道，如今又看重我，才叫我照管家务，还没有做一件好事，姨娘倒先来作践我。倘若太太知道，怕我为难不叫我管，那才正经没脸，连姨娘也真没脸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不禁

滚下泪来。

赵姨娘道：“太太疼你，你越应该拉扯拉扯我们。你只顾讨太太的疼，就把我们忘了。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。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？如今没有长羽毛，就忘了根本，只拣高枝儿飞去了。”

探春没听完，已气得脸白气噎，一面哭一面说道：“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，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，彻底来翻腾一阵，生怕人不知道，故意的表白表白。也不知谁给谁没脸？”

正闹着，凤姐打发平儿来了，说若照常例只赏二十两，如今请探春裁夺，多赏些也行。探春早已拭去泪痕，忙说：“好好的添什么？你主子叫我开了例，乐得做人情。你告诉他，我不敢违例添减，等他好了出来，爱怎么添就怎么添。”

赵姨娘刚走，一媳妇又来领贾环、贾兰家学里的用费。探春说这钱该各屋里出，以后把这项免了。平儿回去把刚才的事一一告诉凤姐，凤姐赞赏探春一番，说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又言语谨慎，更比自己知书识字，又厉害一层了。

平儿陪凤姐吃完饭又往探春处来。只见探春、李纨、宝钗正在商议家事。探春建议把家里重叠支领不合理的用费免了，又说年前去赖大家，听说他家把园子包出去，年终获银二百两，而大观园比赖大家的大一倍，何不也包出去生钱。三人边计议，边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，定了几个，又将他们一一传来，将各自承包的土地确定下来，定好年终结算。众婆子们也都愿意，领命操持去了。

## 二十一 情到真处方为痴

话说这一天，宝玉来看黛玉，正值黛玉才歇午觉不敢惊动。看见丫环紫鹃正在回廊上做针线，便来问他黛玉昨夜里咳嗽可好了，又说些别的话。见他穿得少，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摸，说：“穿这样单薄，别再病了。”紫鹃便说道：“从此咱们只可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一年大了一年了，还只管像小时候一样！姑娘常吩咐我们，不叫和你说笑。你看他近来，远着你还恐怕不及呢！”说着起身走了。

宝玉见了这般情景，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，发了一回呆后，怔怔地走出来，一时失魂落魄，心无所知，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，不觉滴下泪来，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。千思万想，总不知如何是好。正赶上丫环雪雁从此经过，见宝玉痴呆的样子，以为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。回至房中，黛玉还没醒呢，便说给紫鹃。紫鹃听说，忙放下针线，出来寻找宝玉，说：“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，你就赌气跑到这风地里来哭，作出病来吓我！”宝玉忙笑道：“谁赌气了！我因为听你说得有理，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，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，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。”紫鹃挨他身边坐下，二人说了些话。因说起黛玉治病吃燕窝，紫鹃说了一句：“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家去，哪里有闲钱吃这个？”

宝玉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忙：“谁？往哪个家去？”紫鹃道：“你妹妹回苏州家去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又说瞎话。苏州虽是原籍，因没了姑父姑母，无人照看，林妹妹才来的。明年回家找谁？”紫鹃冷笑道：“你太小看了人。难道只有你们贾家是大族、人口多？我们姑姐来时，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，故此接来住几年。大了该出阁时，自然要送还林家的。林家也是世代书宦之家，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，让人耻笑。所以早则明年春天，迟则秋天，这里不送去，林家也必有人来接的。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，叫我告诉你：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，有他送你的，叫你都找出来还他，他也将你送他的还你。”

宝玉听了，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。紫鹃看他怎样回答，只不作声。忽见晴雯找宝玉来了，紫鹃便走了。晴雯见宝玉呆呆的，一头热汗，满脸紫胀，忙拉他的手回到怡红院中。袭人见了这般，慌起来，发热事还小，更见他两个眼珠儿直直的，口角流着口水，呆子一般，众人都吓得大哭。

晴雯告诉袭人刚才的情况，袭人听了，忙到潇湘馆来找紫鹃，见他正在服侍黛玉吃药。袭人急得忙问紫鹃对宝玉说了些什么。黛玉见袭人面有泪痕，举止大变，忙问怎么了。袭人哭道：“不知紫鹃说了些什么，那个呆子眼也直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说了，已死了大半了。”

黛玉闻听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将腹中之药全都呛出来了，撕心裂肺的大声咳嗽了一阵，喘得抬不起头来。紫鹃忙上来捶背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，推紫鹃道：“你不用捶，还不如拿绳子来勒死我！”紫鹃哭着说不过是说了句玩笑，他就认真了，黛玉道：“你说了什么话，趁早儿去解释明白，他只怕就醒过来了。”紫鹃忙同袭人到了怡红院。

早惊动了贾母等人。贾母一见紫鹃，先骂了他两句。宝玉见了紫鹃，方“噯呀”一声，哭出来了。众人一见，方都放下心来。宝玉一把拉住紫鹃，死也不放，说：“要去连我也带了去。”众人不解，细问起来，方知紫鹃说“要回苏州去”一句玩笑话引出来的。

正说着，有人回“林之孝家的等人，都来看哥儿来了。”宝玉听了一个“林”字，便满床闹起来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，快打出去吧。”贾母听了，也忙说：“打出去吧。”又忙安慰说：“那不是林家的人，林家的人都死了，没人来接他的，你只放心吧。”宝玉哭：“恁他是谁，除了林妹妹，都不许姓林的！”贾母道：“没姓林的来，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。”一会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格子上陈设的一只西洋船，便指了乱叫说：“那不是接他们的船来了，停在那里呢。”贾母忙命拿下来。袭人忙拿下来，宝玉伸手要，袭人递过，宝玉便掖在被中，笑道：“可去不成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。

黛玉不时让雪雁来探消息，这边情况尽知，自己心中又暗暗叹息，未免又添些病症，多哭几场。

晚间宝玉稍好些，有时睡着了，必从梦中惊醒，不是哭着说黛玉已去，便是有人来接，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才行。过几天宝玉好了，便问紫鹃为什么吓他，紫鹃说自己只是设个谎话来试探宝玉。宝玉问明原因，说：“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活着，咱们一处活着；不活着，咱们一处化灰化烟。”紫鹃听了，沉思不语。



## 二十二 乱红飞缀掩花人

话说宝玉的生日又到了，原来薛宝琴生日也是这一天；后来又得知平儿、邢岫烟二人也恰巧是这一日的生日，竟四人同寿。大家便决定凑分子给他们庆贺生日，让厨房里忙去预备酒席，摆在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。

一时人来齐了，大家让四位寿星上座，四人都都不肯，终究让宝琴、岫烟二人坐了上座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，探春、鸳鸯二人对面相陪；余下人又坐了三桌。

宝玉说：“雅坐无趣，须要行令才好。”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，有的又说那个令才好，还是黛玉出了个抓阄儿的主意，才定了下来。

众人正行令时，却见那边湘云和宝玉“三”、“五”乱叫、划起拳来，另一边尤氏和鸳鸯也“七”、“八”乱叫划起来，平儿、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，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。大家划拳的划拳，饮酒的饮酒。刚好贾母和王夫人等因国丧出门去了，没了管束，便任意取乐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人。满厅中红飞袖舞，玉动珠摇，真是十分热闹。玩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，倏然不见了湘云，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，谁知越等越没影儿，使人各处去找，哪里找得着。

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；“姑娘们快瞧云姑娘，吃醉了图凉快，在山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笑道：“快别吵嚷。”说着，都走来看时，果然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上，已经香梦沉酣。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；湘云又用手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

众人看了，又是爱，又是笑，忙上来推醒他。湘云口内还说梦话念酒令，唧唧嘟嘟又念了几句诗。众人又推他，说道：“快醒醒吃饭去，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。”湘云慢启秋波，见了众人，低头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来是纳凉避静的，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，便娇弱不胜酒力，在这里睡着了，留后人一个美谈。

## 二十三 群芳聚宴闹夜深

宝玉日间和众姊妹在红香圃庆过生日后，又和丫环们商议晚上再在怡红院自己吃酒，一切吃食酒水都提前准备停当。掌灯时分，林之孝家的带人来查夜，待他们一走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，一面又摆上酒果。宝玉和众丫头在炕上团团围坐，两个老婆子在外面筛酒。宝玉说：“天热，咱们把外面的大衣裳都脱了才好。你们知道我最怕那些俗套子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忙着卸妆宽衣，只穿着贴身便服。

喝酒行令时，丫环们说人少了没趣，不如悄悄地把宝姑娘、林姑娘等人请了来一起玩一会，到二更天再睡不迟。众丫头纷纷去请，再三央求，真把宝钗、湘云、黛玉、探春、李纨、宝琴都请来了。炕上又开了一张桌子，方坐开了。

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，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，摇了一摇，放在当中。又摇了一个骰子，是五点，数至宝钗，宝钗便先抓了一个花签。大家一看，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，题着“艳冠群芳”四个字，下面又有一句唐诗：“任是无情也动人。”

到探春时，伸手抽了一根花签出来，自己一看，便掷在地下，红了脸，笑道：“这东西不好，不该行这令。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，许多混话在上头。”众人不解，拾了起来看时，上面是一枝杏花，那红字写着“瑶池仙品”四字，诗云“日边红杏倚云栽”，又有注道：“得此签者，必得贵婿……”众人说：“并无杂话。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，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。大喜，大喜！”说着大家向他敬酒。

李纨抽了一签，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，是写着“霜晓寒姿”四字，诗云“竹篱茅舍自甘心”。

湘云的签上一面画着一枝海棠，题着“香梦沉酣”四字，另一面诗道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‘夜深’两个字，改‘石凉’两个字。”众人便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卧之事，都笑了。又接着掷骰子抽签。

轮到黛玉时，黛玉默默的想到：“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抽着才好。”只见签上画着一枝芙蓉，题着“风露清愁”四字，诗云：“莫怨东风当自嗟。”

众人又玩乐一番，只听有人叫门，原来是潇湘馆中来人接黛玉的，众人方知二更已过了。宝玉和袭人等还要留着众人，大家都说夜太深了。每人又吃了一杯酒，然后散去。

这里宝玉又和丫环们行了一会令，困倦不支时才胡乱睡去。

次日天明众人起来，宝玉梳洗了，正吃茶，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，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张粉笺子，上面写着“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”。宝玉看毕，直跳了起来，忙问：“这是谁接的？也不告诉我！”一个丫头叫四儿的忙飞跑进来，笑道：“昨儿妙玉并没有亲自来，只打发个妈妈送来的。我搁在那里，谁知一吃酒就忘了。”宝玉忙命：“快拿纸来。”当时拿了纸，研了墨，看他写着“槛外人”三字，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才相配，只管提笔出神，半天仍没主意。因又想：“若问宝钗去，他必又批评怪诞，不如问黛玉去。”

想罢，袖了帖儿，径来寻黛玉。忽见岫烟迎面走来，宝玉忙问往哪里去，岫烟笑道：“我找妙玉说话。”宝玉听了诧异，说道：“他为人孤僻，不合时宜，万人不入他目。原来他推崇姐姐，可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样的俗人。”

岫烟笑道：“他也未必真心重我，只因为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。他在蟋香寺修炼，我家原素寒，租的是他庙里的房子，住了十年，我没事时就到他庙里去作伴，我认的字便都是他教的。所以我和他是贫贱之交，又有半师之分。后来我们投亲了，听说他因为不合时宜，权势不容，就投到这里来。如今我们又无缘相遇，都不忘旧情。”

宝玉听了，喜得笑道：“难怪姐姐举止言谈，超然如野鹤闲云，原来是有来由的。我也正为一件有关他的事为难，求姐姐指教。”说着，便将拜帖取与岫烟看。岫烟道：“他这脾气竟不能改，竟已这样放诞诡僻了。从来没见过拜帖上写别号的，这可是俗语说的‘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’，成个什么道理！”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“姐姐不知道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，不在世俗人中算的。因为他觉得我是个有些知识的，才给我下这帖子。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，正要去问林妹妹，可巧遇见了姐姐。”

岫烟听了，细细上下打量他一番，方笑道：“难怪俗语说‘闻名不如见面’，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，又怪不得去年他竟给你那些梅花。既连他都这样，那我就告诉你原故。他常说：“‘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，只有两句好“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”’，所以他自称‘槛外之人’。又常赞文章是庄子的好，故又称自己为‘畸人’。他若帖子上自称是‘畸人’，你就还他个‘世人’。畸人者，他自称是畸零之人。你谦称自己乃世中扰扰之人，他就高兴了。如今他自称‘槛外’之人，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。所以你如今只写‘槛内人’便合了他的心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如醍醐灌顶，嗳哟了一声，方笑道：“难怪我们家庙叫‘铁槛寺’呢，原来有这一说。我这就去写回帖。”岫烟听了，自己往栊翠庵去了。

宝玉回房写了帖子，上面只写“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”几字，亲自拿到了栊翠庵，只隔着门缝儿投进去便回来了。

## 二十四 机关算尽太聪明

前文说过宁国府贾敬老爷一味好道，将祖先的官职让儿子贾珍袭了，自己只在城外玄真观中天天修炼。谁知这一日却因劳神费力、吞金丹而死。适逢国丧其间，贾母王夫人等皆不在家，凤姐病中，李纨照顾姊妹，于是贾珍妻子尤氏只得主持办理丧事，忙不过来，便将自己的继母尤老娘接来。这尤老娘也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二姐、三姐一起带来了。

后来贾珍、贾蓉父亲和贾琏等闻丧信回家。贾琏素日久闻尤氏姐妹之名，今因贾敬丧事才得缘相见。渐渐的和尤二姐眉目传情，后又有贾蓉搓和、贾珍出面作主。虽然尤二姐幼年便指腹为婚许给一张家的儿子张华为亲，但张家现已败落，又十几年两家不通音信，尤老娘早就想退婚，所以现在便令人找到了张家，给了二十两银子，写了退婚文约。这样贾琏便娶了尤二姐做二房。却又惧怕凤姐，不敢让他知道，便在宁荣街后不远一花枝巷内，买了一所房子，又配了伺候的下人，过起日子来。这尤二姐虽然和尤三姐以前都因风流而名声不好，但自跟贾琏成亲后，便一心一意，以为自己终生有靠了。贾琏又见他性情温柔和顺，不似凤姐骄横，相貌也比凤姐好，因此倍加宠爱，还将自己的私房钱都存到二姐这里。又早吩咐过下人，一切消息都不可走漏，不可让凤姐知道。

毕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凤姐还是得知了此事。先将下人管事旺儿叫了来骂了一通，审问过常跟贾琏出门的小子兴儿。凤姐越想越气，出神半天，忽然计上心来。正值此时贾琏要受贾政派遣出门办事，约一个月才回来，乘此机会刚好行事。

待贾琏前脚走了，凤姐便让人收拾了东厢房，又以到姑子庙进香为名，只带了几个下人，由兴儿引路，一直来到尤二姐门前。叩开门，里面下人听说二奶奶来了，直吓得走了魂。尤二姐虽也吃惊，但也只得以礼相见，迎了出来，凤姐忙陪笑还礼，进门又一味热情说话，说贾琏误会了自己，自己并不是那等妒嫉之妇。又恳请尤二姐搬入贾府，同居同住，说这样尤二姐便是自己的大恩人，使自己以前的恶名一洗无余；若尤二姐不去，自己也情愿在此相陪，愿意作妹妹，每日服侍尤二姐，只求尤二姐在贾琏跟前说些好话，容自己一席之地，便死也愿意。说着，凤姐便呜呜咽咽哭起来。尤二姐见了，也不免流泪。一番花言巧语，将尤二姐诳入了荣国府。众人见凤姐这般行事，都暗暗纳罕地说：“看他怎么这样贤慧起来了？”

谁知凤姐表面上热情奉迎，暗地里却叫服侍尤二姐的丫环恶言相待。那尤二月起初还以为自己进了贾府，便从此得了安身之地，渐渐的见下人恶言恶语，却也得忍气吞声。

凤姐一面对尤二姐和颜悦色，满嘴里姐姐不离口，一面派旺儿在外面详细打听，得知尤二姐曾许过张华之事，便让旺儿悄悄的将张华叫来，给他二十两银子，收买他到衙门中去告贾琏。叫张华只管去告，一切自己都有办法。凤姐又和衙门中联成一气，其实只是想虚张声势。贾蓉、贾珍果就害了怕，忙拿银子去打点衙门。这里凤姐又来到宁国府，进来就对贾珍说：“好大哥哥，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。”贾蓉忙请安，贾珍忙躲出去了。

凤姐又带了贾蓉来到上房，见了尤氏，照脸一口吐唾沫啐道：“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，偷着只往贾家送！”一面又大声叫骂、一面大哭，拉着尤氏，只要去见官。急得贾蓉跪在地上磕头，苦声哀告，凤姐又大骂贾蓉。众

人忙劝，凤姐又滚到尤氏怀里，嚎天叫地，大放悲声。尤氏急着陪不是。凤姐大闹了一场，吓得屋里丫环媳妇乌压压跪了一地，也急忙哀告。凤姐事已至极，闹得差不多了，却又回转头，装模作样又向尤氏陪不是，为自己辩白。等离了宁国府，回来见到尤二姐，又说自己怎么操心、怎么无可奈何，使尤二姐又感激他。外面却又挑唆张华，叫他只管告，闹得尽人皆知。结了案，张华妄告不实，畏罪逃走，凤姐又怕日后张华吐露了真情，岂不害了自己，又悄命旺儿务必将张华治死。

等贾琏回来时，先到花枝巷中见尤二姐不在，问知是让凤姐接走了，急得直跺脚。只得又回到荣国府向贾赦复命，贾赦为奖赏他做事得力，赏给他一个丫环秋桐作妾。

凤姐听说，正为尤二姐未除不悦，现在却又来了一个秋桐，心里的滋味便更难说。表面上他却和颜悦色，为贾琏接风，连贾琏心中也暗暗纳罕。

那秋桐觉得自己是贾赦赏赐的，便心高气盛，骄横无理，连凤姐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不用说尤二姐，每日便指桑骂槐，辱骂尤二姐，尤二姐每日的饭菜非常低劣，难以下咽。

凤姐虽然也恨秋桐，却想到用他借刀杀人，先除掉了尤二姐，再收拾他。主意已定，便又故意去挑唆秋桐，那秋桐更每天大骂尤二姐不止。尤二姐经不起种种折磨，受了一个月的气便病倒了，茶饭不进，日日消瘦，只因体中怀着胎儿，才挣扎着活下去。贾琏去请王太医不在，便又派小厮们去请了个胡太医来。原来这胡太医已经受凤姐收买，他开的药不但没把尤二姐的病治好，反倒把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。凤姐却还装得很着急，对贾琏说：“咱们命中无子，好容易有了个，却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。”

然后凤姐又设计请人算卦，说是一个属兔的人克了尤二姐，又只有秋桐是属兔的，凤姐便叫他到别处去回避一下。秋桐听了，又是一顿恶骂，后来干脆走到尤二姐窗户底下大哭大骂起来。尤二姐听了，更凄苦不已。晚间贾琏回来，在秋桐房中睡去了。尤二姐在自己房内，不禁想到：自己一病不起，况且腹中的胎儿已经打掉，再无所惦记，自己何必再受这欺凌，不如一死，倒也干净。因为听说生金子可以坠死人，便挣扎起床，打开箱子，找出一块生金，吞入口中。

次日起来，丫头进来时，才发现他已经死去。贾琏搂着尸首大哭不止，决定要好好为他办葬事，向凤姐要钱，凤姐便说没有。只得去尤二姐房中找寻自己存放在那里的私房钱，哪里还有，箱柜内一滴无存，早已让凤姐拿走了。最终还是好心的平儿背着凤姐偷偷腾挪出二百两银子，才办了丧事。

## 二十五 祸起萧墙败象征

前文书中说到贾政被官派了外差，现在又获准回京，上面赐假一月，在家歇息。这天跑来一个小丫头，悄悄来告诉宝玉一个信儿，让他小心明天老爷叫他问话。宝玉听了，便如孙大圣听了紧箍咒一般，立刻浑身不自在起来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背熟了书，预备明儿贾政考问。无奈荒废已久，耽于玩乐，如今温习这个，又怕问那个，若温习那个，又怕问这个，又只有一夜的时间，不能全部温习，因此十分焦急。夜间正忙忙的读书时，忽听一个下人跑进来说：“不好了，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！”众人都在伴着宝玉夜读，一听说马上问是怎么回事。晴雯那丫头很机灵，看宝玉焦急读书应试、苦无良策的，正好碰上这一惊，便有了主意，便对查夜的人说宝玉吓着了，故意闹得人尽皆知，以免次日贾政再查考宝玉的功课。

天明贾母听说宝玉被吓，细问原由，便说是各处查夜的不小心，遂决定严查下人，凡是夜间不好好查夜、耍钱聚赌的严惩不贷。结果一共查出三个带头赌博的大头家，其中一个迎春的乳母。迎春见状，面子上很觉过意不去。大家忙替迎春的乳母求情。无奈贾母经验较多，知道其中利弊，便不肯答应。

待贾母午休，大家才散了。邢夫人往大观园来，想散散心。忽见贾母房内一个叫傻大姐的笑嘻嘻的走来，手内拿着一个东西，一面走一面瞧，说是在山石背后玩时捡到的。递给邢夫人一看，顿时吃了一惊，却是一个淫秽的绣春囊。邢夫人忙喝斥傻大姐不许告诉别人，一面自己先收起来了。

且来至迎春房中。迎春正因他乳母获罪，心情不悦。邢夫人说那奶妈做出这种事，迎春早应该教训他。迎春低着头，半晌才说自己曾说过他两次，无奈他奶妈不听，自己也无奈。原来这迎春天性懦弱，心活面软，那奶妈见他软弱可欺，为了赌钱，竟把他的一个攒珠累丝金凤首饰拿去，换了钱做赌资，迎春也由了他去，不作追究。邢夫人说：“他犯了家法，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教训他。”一会又感叹道：“你是大老爷的姨娘养的，探春是二老爷的姨娘养的，出身一样；如今你娘已死，生前却比赵姨娘强十倍，你应该比探春强才是。怎么反不及他一半！”又坐了会，邢夫人才离去。

话说凤姐正在自己房里，忽然见王夫人怒气冲冲的来了。原来邢夫人派人将那香囊交给了王夫人，王夫人便忙来盘问凤姐，以为那东西是他丢在园内的。凤姐好一番解释，才为自己开脱清楚。二人遂又计议，叫人去暗暗察访此事。正说着，送香囊来的王善保媳妇走来了，又来打听此事。这王善保媳妇因为素日进大观园，那些丫环都不大奉承他，正要寻事借机报复，现在恰好有了这事，以为有了把柄，便极为撺掇去抄检大观园中丫头们的东西，便会查出这个东西是谁的。王夫人正在气头上，便同意了。

至晚饭后，待贾母睡了，众姊妹们入园后，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起入园，喝令将所有园门都上锁，便从查夜的婆子们开始查起。

先到了怡红院，凤姐说明原因，让丫环们各自打开自己的箱子匣子，看了，没有什么私弊之物。

从怡红院出来，凤姐对王善保家的说，薛宝钗是亲戚客居在这里，是不能抄检的。王善保家的说那是自然，一边说，一边来到了潇湘馆。也没有查出什么，遂又一起来到探春院内。

早有人报与探春了，探春便知必有原故，所以才引出这等丑态来，就让

众丫头秉烛开门而待。等他们来了，探春故意问“什么事？”凤姐又解释了一遍。探春冷笑道：“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，我就是头一个窝主。既如此，就先来搜我的箱柜，他们偷的所有东西都交给我藏着呢！”说着便命丫环们把所有箱柜一齐打开，请凤姐抄检。凤姐忙陪笑说不要生气，探春又道：“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看，要想搜我的丫头，这却不能！我原比众人歹毒，丫头们的东西我都知道，要搜只管搜我。你们若不依，只管去回太太，该怎么处理，我自领。你们别忙，连抄你们的日子也有呢！今日早起还议论甄家，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，结果真被皇上抄了家；现在你们也抄起家来了。可知这样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正是古人说的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凤姐看着众媳妇们怎么说，周瑞家的便说：“既是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们就到别处去罢。”探春道：“可细细的搜明白了，若明日再来，我就不依了。”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，只得陪笑道：“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。”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没心机的人，素日虽闻探春的名，但想一个姑娘，况且又是庶出，能怎么样？今见探春如此，他只当是探春只恼凤姐，与他们不相干，他便要献好，就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，故意一掀，嘻嘻笑道：“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，果然没有什么。”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王家的脸上早挨了探春一巴掌。探春登时大怒，指着王家的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来拉扯我的衣裳！……”说着，便亲自解衣脱裙，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，又说：“省得叫奴才翻我身上。”凤姐等人忙劝解，又骂王善保家的。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趣，走到窗外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也是头一遭挨打。我明儿回了太太，仍回老娘家去罢。这个老命还要它做什么！”探春喝令丫环道：“你们听他说的这话，还等我骂他去不成？”待书等丫环听了，便出去骂骂王家的。凤姐笑道：“好丫头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我们作贼的人，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。这还算笨的，背地里就只会调唆主子。”众人又劝，然后离去。

李纨的丫头们也没搜出什么，凤姐一行人又到惜春房中。惜春年少，尚未识事，吓得只当是有什么事，凤姐颇安慰他一番。却从丫环入画的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等物，入画吓黄了脸，说是哥哥让人带进来让他收着的。惜春胆小，见了这个也害怕，就非要凤姐把入画打发出去。凤姐还说要酌情考虑，如果他说的是真话，便饶了他。惜春却说：“嫂子不要饶他。这里人多，若不处理他，别人必不知还要怎样呢。嫂子若饶他，我也不依！”

众人又来到迎春那里，迎春已经睡下，凤姐便命不必惊动。却从一个叫司棋的丫头箱中搜出他与他表弟私情的书信。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，那王善保家的本欲搜寻别人的不是，却搜到自己的外孙女儿身上，自己也觉得没脸，便打自己的嘴巴。后来这司棋被撵了出去，他母亲又不同意他与表弟的婚事，便撞墙而死。

凤姐等人抄检完毕，也就回去安歇。至次日，凤姐儿便觉身体十分虚弱，忙又请了医生来看视。

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，坐一回，到园中又着过李纨，正要问候其他人时，忽见惜春派人来请他，尤氏便到了惜春房中来。惜春将昨晚之事细细告诉尤氏，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。尤氏骂了入画几句。惜春道：“你们管教不严，反骂丫头。这些姊妹，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，我如何去见人？昨儿我立即逼着凤姐姐把他带出去，他不肯。我想，他原是荣府那

边的人，正巧嫂子你来了，快把他带去吧，或打，或杀，或卖，我一概不管！”入画听说，又跪下哭求，说：“再不敢了。只求姑娘看从小在一起，留下我吧。”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劝解，说他不过是一时糊涂，改了就行了。

谁知惜春虽然年幼，却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，任凭怎么说，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，咬定牙断乎不肯。而且还说：“不但不要入画，如今我也大了，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议论多少难听的闲话，我若再去，连我也编上了。”尤氏道：“谁议论什么？又有什么可议论的！姑娘和我们是一家人，既听见人议论，就该回他才是。”惜春冷笑道：“我一个姑娘家，只有躲是非的，我反而去寻是非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！还有，好歹自有公论，又何必去问人。古人说得好，‘善恶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勛助’，何况你我。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，不管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你们有事别连累我！”

尤氏听了，又气又好笑，便向下人们说虽然是孩子气的话，却让人寒心。众人们说姑娘还年轻。惜春冷笑道：“我虽年轻，这话却不年轻。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，所以都是些呆子，看着明白人，倒说我年轻糊涂。”尤氏道：“你是状元才子，我们是糊涂人，对吗？”惜春道：“状元才子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？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。”尤氏笑他又讲起了悟来了，惜春道：“我不了悟，我也舍不得入画了。”尤氏道：“可见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。”惜春道：“古人也曾说的‘不作狠心人，难得自了汉！’我清清白白一个人，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我！”

尤氏听了，赌气起身去了。



## 二十六 中秋赏月感凄情

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，来到李纨这里，过不久宝钗又来了。宝钗说自己的母亲病了，自己要回去服侍照顾，先来告诉大嫂子一声。正说着，湘云和探春也来了，大家让座已毕，宝钗便说出要出去一事，探春说：“很好。姨妈好了还回来，就是不回来也可以。”尤氏笑道：“这话奇怪，怎么撵起亲戚来了？”探春冷笑道：“正是呢，与其让别人撵，不如我先撵。亲戚们好，也不非得总住着。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，一个个像乌眼鸡，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。”又谈说些时，尤氏辞了众人，往贾母这边来，用了晚饭，天黑了，才告辞回到宁府。见贾珍又在和一帮人赌钱喝酒。

时令又届中秋，贾珍说由于为贾敬服孝，期还未满，所以不能过十五中秋，便在十四这晚摆上果酒。应个景而已。

十四这天晚上，贾珍果然令人置了桌菜及果品之类，就在会芳园丛绿堂中，带领妻子姬妾，先饭后酒，开怀赏月作乐。将到三更时分，贾珍酒已八分，大家正添衣饮茶，换盏更酌之际，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。大家都听得很清晰，都感到有些毛骨悚然。贾珍忙厉声叱问：“谁在那里？”连问几声，没人答应。尤氏道：“必是墙外家里人也未可知。”贾珍道：“胡说。这墙四面都没房子，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，哪里会有人？”一语未了，只听得一阵风声，竟过墙去了。恍惚闻得祠堂内窗扇开合之声，只觉得风气森森，比刚才更觉凉气袭人；月色惨淡，也不象刚才明朗。众女人都觉得毛发倒竖，贾珍酒也醒了大半。大家都觉意兴大减，勉强又坐了一会儿，便都各自归房安歇去了。

十五晚上贾珍夫妻来到荣府，见贾赦、贾政等人也都在，大家要一起赏月。贾母说赏月在山上最好，便在山脊上凸碧山庄铺陈准备。一切就绪，贾母等人上山就坐。大家击鼓传花、饮酒、讲笑话，宝玉、贾兰等人又做了诗助兴。到二更天时，贾母令贾赦等人先回去，自己再和姑娘们多玩乐一会。待他们走后，众媳妇另行擦桌整果，陈设一番，方又入座，团团围绕。贾母看时，宝钗、宝琴姊妹已不在座，他们是回家圆月去了。李纨、凤姐二人又病着，少了四个人，便觉冷清了好些。贾母令人斟酒，众人因夜深体乏，且不胜酒力，未免都有些倦意，无奈见贾母很有兴致，只得陪饮。

贾母见月至中天，精彩可爱，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，便命人叫吹笛的人远远的吹着，传过来就够了。这期间有人来找邢夫人，邢夫人因事又先走了。贾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，又人席换暖酒来，正闲语间，笛声悠悠扬扬传了过来。趁着这明月清风，天空地净，真令人烦心顿解，万虑齐除，都危然肃坐，默默相赏。听约两盏茶时间，方才止住，大家称赞不已。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，众人又边饮边说闲话。忽然又听呜呜咽咽、袅袅悠悠的笛音传来，比先前越发凄凉。大家都寂然而坐。夜静月明，且笛声悲怨，贾母年老带酒之人，听此声音，不免有触于心，禁不住堕下泪来。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感，半天，才明白贾母伤感，才又忙陪笑劝解。尤氏又给大家讲个笑话，还未说完，贾母已朦胧睡去，王夫人轻轻的推醒，说四更了，回去安歇吧。贾母一看，人都已散了，只有探春一人还在。便也散了。

剩下的仆人媳妇正在收拾东西时，忽然见黛玉的丫环紫鹃、湘云的丫环翠缕二人来寻黛玉、湘云。

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回去睡觉。只因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，贾

母犹叹人少，不如在年热闹，又提宝钗姊妹回家母女兄弟赏月等语，不觉对景感怀，想自己孤身凄凉，自去俯栏垂泪。湘云一再宽慰他：“你是个明白人，何必如此自苦。我也和你一样，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。何况你又多病，还不自己保养。可恨宝姐姐，姊妹天天说亲道热，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起赏月，必要起社，大家联句，到今天竟弃了咱们，自己赏月去了。社也散了，诗也不作了。他们不作，咱们两个联句吧，明日羞他们一羞。”

二人遂来到山坡底下一个近水所在叫凹晶馆的地方，在两个湘妃竹墩上坐下。只见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轮水月，上下争辉，如置身于水晶宫内。微风一过，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，真令人神清气净。湘云道：“得陇望蜀，人之常情。贫穷之家以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，告诉他说并不能遂心，他们不肯信的，必得亲历其境，才能知觉。就如咱们两人，虽父母不在，却也忝在富贵之乡，但你我还是有许多不遂心的事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不但你我不能趁心，就连老太太、太太以至宝玉、探春等人，无论事大事小，有埋无理，都不能各遂其心，是同样的道理。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！”湘云听了，恐怕黛玉又伤感起来，忙道：“不说这些闲话，快联诗吧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笛声悠扬起来，颇助诗兴。二人你来我往，吟对不绝，最后湘云吟出一句“寒塘渡鹤影”，黛玉对了句“冷月葬花魂”，湘云拍头称赞，却又叹道：“诗固新奇，只是太颓丧了些。你又正病着……”正说着，只见栏外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，笑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，果然太悲凉了。不必再往下联，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，倒觉得堆砌牵强。”二人不防，倒吓了一跳，细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妙玉。二人皆诧异，便问他怎么到了这里。妙玉道：“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，又吹的好笛，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。顺脚走到这里，忽听见你两个联诗，更觉清雅异常，所以听得入迷。只是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，有几句虽好，只是过于颓败凄楚，所以我出来止住。如今人都散了，你们的丫头还不知在哪里找你们呢！你们也不怕冷了！快同我来，到我那里去吃杯茶，怕天就亮了。”三人便一同来到栊翠庵，命丫头起来烹茶。忽然紫鹃、翠缕二人找到这里来了，妙玉先命丫环引他们去歇息，自己取了笔砚纸墨出来，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，从头写了出来。然后自己又续了一首，黛玉、湘云看后赞赏不已。妙玉笑道：“天快亮了，该歇息了。”二人便起身告辞，带领丫环出来。妙玉送到门外，看他们走远，才掩门进来。

## 二十七 公府千金似下流

却道这一日王夫人派人来告知宝玉等人，叫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去。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给孙家了。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也是世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，此人名叫孙绍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善于应酬，年纪未满三十，且又家境富饶，现在兵部候缺提升。贾赦见他未曾娶妻，又是世交之孙，且人品家境都相称，便决定招他为婿。也曾回明贾母，贾母心中却并不十分愿意，想来拦阻也恐怕无用，婚姻自有天定，况且是他父亲亲自做主，何必出头多事，于是贾母就未多言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当年不过是贪慕贾府权势才拜在门下的，并非诗礼名族，因此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孙家娶亲的日子又甚急，不出今年就要过门的，邢夫人等回了贾母便将迎春接出了大观园。宝玉见了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说要陪嫁四个丫头过去，更又顿足自叹道：“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洁净人了。”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。

又过了些时间，迎春便嫁了过去。宝玉想姊妹们从小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即使是再相逢，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，现在又不能去探望，真令人感到凄惶。

又有了段日子，迎春才得以回贾府省亲。等将孙家来送的婆娘媳妇打发回去以后，迎春方哭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。说孙绍祖一味好色，好赌酗酒，自己稍一劝解，他便破口大骂。他又说贾府收着他五千两银子，他曾要两三次都不得，便指着迎春的脸说道：“你别和我充夫人，你老子用了我五千银子，把你折价卖给我的。不好时，就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……”还有些难听的话。迎春一面说，一面哭得呜呜咽咽，连王夫人和众姊妹也无不落泪。王夫人只得用言语解劝，说这也是命。迎春哭道：“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！从小儿没了娘，幸而在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净日子，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。”王夫人又劝。当晚迎春又回到自己在大观园的旧馆去住，与众姊妹重逢，比先前更加亲热异常。一连住了三日，才往邢夫人那边去，分别时，悲伤不舍。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，就有孙绍祖派的人来接。迎春虽不愿去，无奈惧孙绍祖之威，只得回去。

迎春归去之后，王夫人因扶养他一场，心内着实伤感，自己在房中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过来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。王夫人问他何事，宝玉道：“昨儿听见二姐姐的光景，我实在替他难受。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哪里受得这样的委屈。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不知道女人的苦处！”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又央王夫人回明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回来，省得受孙家的气。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胡说的是什么！女儿家都迟早要出嫁的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娘家哪里还顾得了。”宝玉才怅怅而回，到潇湘馆那里大哭了一场。对黛玉说：“这才多久，园中光景已大变了，二姐姐这样，宝姐姐也家去了，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要怎样呢！”黛玉听了，低下头去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。

以后又常听得迎春被丈夫打骂，甚至不给饭吃。就是贾府送了东西去，他也摸不着。渐渐的越来越糟，干脆不让他回贾府。两口子一吵架，就说贾

府用了他孙家钱。王夫人打发人去孙家看迎春，迎春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。贾府婆子一定要进去，才看见大冷天迎春还穿着几件旧衣裳。迎春流着泪对婆子们说：“回去别说我这么苦，这也是命中注定，也不用送什么衣服东西来，我不但摸不着，反要添一顿打，说是我告诉的。”

后来贾府致祸被抄，贾赦被贬往台站，迎春提起他父亲出门，说赶来见见，那孙绍祖却拦着不许去，说贾府正是晦气时候，不要沾染在身上。迎春扭不过，直哭了三天三夜。只等到皇上开恩，让贾政袭了世职后，孙绍祖才说可以回去。

迎春这次回贾府，免不了又一番诉苦，说着又哭起来。见贾母心情不好，才不敢作声了。没住几天，孙绍祖又派人接，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，贾府不便再留。迎春又哭起来，众人说：“二姑娘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命里遇到这样的人，一辈子熬不出头，这可怎么好！”迎春泪痕满面，与众人告辞。贾母又安慰他不要悲伤，碰着了这样的人，也是没法。过几天再派人去接他回来。迎春道：“老太太始终疼我，如今也疼不了了，可怜我是没有再来的时候了。”说着又眼泪直流，含悲而别。

没想到这话却应了验，不久就传来消息说迎春死了。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因不堪折磨，便过早夭折了。

## 二十八 云空未必空

话说贾政见宝玉每日在园中游逛，不免耽误了学业，便又令宝玉去家塾中读书。头一天放了学回来，宝玉见过了贾母等人，又急着来到潇湘馆，见了黛玉竟发出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之叹。又与黛玉谈了会儿时间，宝玉才回怡红院去。

这天宝钗派个婆子给黛玉来送一瓶蜜饯荔枝来，那婆子送了东西，又一叠声说：“怨不得我们太太说林姑娘和宝二爷是一对儿，原来真是天仙似的。”等那个婆子走了，晚间黛玉又想起那婆子的话，甚是刺心。于是千愁万绪，堆上心来。想起自己病弱，年纪又一天天大了，看宝玉的光景，心里虽没别人，但是老太太、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。深恨父母在时，何不早定了这桩婚姻。心里想着，又掉了几点泪，和衣倒在床上。却又做了个恶梦，梦见林家又有人来接自己回去。梦醒时，枕上已经湿透，又哭了一回，正要朦胧睡去时，天又快亮了。黛玉不住地咳嗽起来，紫鹃被惊醒了，忙捧过痰盒。等紫鹃去倒痰盒时，只见满盒子痰，痰中好些血星，吓了紫鹃一跳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噯哟，这还了得！”后又知自己失言，急忙向黛玉掩饰，黛玉却已明白了八九分。黛玉本来就体弱多病，又加上忧愁郁闷，此后便病势日重，不仅脸上血色全无，身上也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

忽又传来元春染病的消息。贾母、邢王二夫人、凤姐四人得准入宫探视。互问安好后，元妃含泪道：“父女弟兄，反不如小户人家得以常常亲近。”贾母等忍着泪道：“娘娘不用悲伤，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。”元春又问宝玉如何，贾母一一作答。

贾母等人回来，不久元妃病愈，家中都很欢喜。可喜贾政又升任了郎中，不免又庆贺一番。

此时却是薛姨妈家多事之秋。前不久那呆霸王薛蟠娶了一位夏家小姐金桂，不想这金桂性情泼悍，每生事端，连香菱也跟着受气，薛家直被这金桂扰得鸡犬不宁。薛蟠又因为一个戏子而酒后打死人命，已被官府拘押。薛姨妈变卖家产，不断地打点官府。宝钗为家中所累，也很少再过贾府来。这日黛玉收到宝钗派人送来的信，信中忧心忡忡，言词哀凄，黛玉看了，也不胜伤感。自己也赋诗四章，又翻出琴谱，合成音韵，命雪雁将自己从南方带来的短琴拿出，调上弦，又操演了指法。黛玉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又在南方时学过些时候，虽然手生，到底一理就熟。抚琴许久，直到夜深。

却说这天宝玉因故不去上学，吃了午饭，往黛玉房中来，因黛玉正歇盹，宝玉又出来。无处可去，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不见，便信步走到蓼风轩来。却见妙玉和惜春在下棋。宝玉笑问妙玉：“妙公轻易不出禅关，今日何缘下凡一走？”妙玉听了，忽然把脸一红，也不答应，低了头仍自下棋。宝玉自觉造次，连忙陪笑道：“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，头一件是心静。静则灵，灵则慧。”宝玉尚未说完，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，看了宝玉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。惜春还要下子，妙玉半天说道：“再下吧。”便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痴痴的问着宝玉从何处来。不一会儿，妙玉站起来说到：“我来得久了，要回庵里去了。”又说怕迷路，宝玉便出来送他。

二人别了惜春，离了蓼风轩，弯弯曲曲，走近潇湘馆，忽听得叮咚之声，妙玉道：“哪里的琴声？”宝玉道：“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。”二人走

到潇湘馆外，在山石上坐着静听，甚觉音调清切，又听黛玉和琴吟哦。宝玉道：“我虽不懂得，但听他音调，也觉得过悲了。”里头又调了一回弦，妙玉道：“音韵可裂金石矣，只是太过。”宝玉道：“太过便怎么？”妙玉道：“恐不能持久。”正议论时，听得琴弦“崩”的一声断了。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，宝玉道：“怎么样？”妙玉道：“日后自知，你也不必多说。”竟自走了。弄得宝玉满腹疑团，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。

单说妙玉归去，早有道婆接着，掩了庵门。晚饭以后，妙玉点上香告拜了菩萨，自己坐禅。坐到三更过后，听得屋上骨碌碌一片瓦响，妙玉恐有贼来，出了前轩，只见月华如水，并无什么，便站了一会。忽然想起日间宝玉之言，不觉一阵心跳耳热。走进禅房，仍到禅床上坐了，怎奈神不守舍，觉得禅床便晃荡起来，身子已不在庵中。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他，又有些媒婆拉拉扯扯扶他上车，自己不肯去。一会儿又有盗贼劫他，持执棍的威逼，只得哭喊求救。早惊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人，都拿火把赶来。只见妙玉两手撒开，口中流沫。叫醒他时，便骂道：“我是有菩萨保佑，你们这些强徒敢怎么样？”众人都被吓坏了，没了主意。天明请了大夫来，说是打坐太久、走火入魔了。便开了些降伏心火的药。外面那些浪子听见了，便造出许多谣言说：“这样年纪，那里忍得住？况且又是很风流的人品。以后不知落到谁手里，便宜谁去呢。”过了几天，妙玉病虽略好，终是不能全部恢复，总有些心神恍惚。

惜春听了妙玉中邪的事后，默然无语，心想：“妙玉虽然洁净，毕竟尘缘未断。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，不便出家。我若出了家时，哪有邪魔缠扰？一念不生，万缘俱寂。”

## 二十九 瞒天过海定姻亲

话说宝玉这日来到潇湘馆，见黛玉正在写经，宝玉等了一会儿，黛玉才写完了。宝玉道：“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？”又细看黛玉的琴。过会儿，宝玉又道：“我那一天从蓼风轩出来，听你在抚琴，便和妙玉静听了一会儿。可惜我不知音，枉听了一会子。”黛玉道：“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？”宝玉听了，又觉得自己出言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坐了一会儿，心里像有许多话，却又无从讲起。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脱口而出，此时回想，觉得太冷淡些，也就无话。宝玉就讪讪的站起来说还要到探春那里去瞧瞧，就告辞走了。

黛玉送至屋门口，自己回来闷闷的坐着，心里想道：“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，忽冷忽热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”便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。忽听外面雪雁同紫鹃悄悄说话。雪雁小声说：“姐姐你听见了么？宝玉定了亲了！”紫鹃听了，仿佛是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话？只怕不真吧？”又听雪雁道：“怎么不真，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们没听见。”紫鹃道：“你是哪里听来的？”雪雁道：“我听见侍书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资也好，人才也好。”……

黛玉正一腔心事，听得紫鹃、雪雁的话，虽不很清晰，却也听得了七八分，便如同将身子落在了大海里一般，思前想后，千愁万恨，涌上心来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亲眼见了意外的事情。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，便决定从今以后，把自己的身体一天天的糟塌了，一年半载，也便死了清静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盖，衣也不添，竟合眼装睡，丫环来伺候，也不好叫他，连晚饭也不吃。从此，就这样有意糟塌身子，茶饭无心，每日渐减下来，到半月之后，肠胃日薄一日，连粥都不能吃了，也不肯吃药，只要速死。黛玉不见宝玉，越发起疑心，睡梦中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。一片疑心，竟成蛇影，最后竟是绝粒，粥也不喝，奄奄一息。这日侍书过来，黛玉又听见侍书对雪雁说原来宝玉的亲事并没有真定下来，听凤姐说宝玉的事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，凭谁来说亲，横竖不中用。而且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，就在这园子里。黛玉虽病势沉重，心里却还明白，及听了侍书雪雁的话，才明白过来原来宝玉的亲事是议而未成的；又听说老太太的主意亲上做亲，又是园中住着的，不是自己是谁？这样一想，顿觉心神清爽许多，让丫头倒了水喝。黛玉心中疑团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存寻死之意了，因此病渐减退，一日一日好起来。

众人都觉得黛玉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，不免议论，连凤姐也知道了，邢、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。

那时正值邢、王二夫人、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，说起黛玉的病来。贾母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们，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起的，如今大了，如果还总呆在一块，毕竟不成体统。”王夫人听了，说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吧。”

贾母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林丫头生性乖僻，我不把他配给宝玉，也是为这点。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，恐后活不长久。只有宝丫头最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但老太太这样想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但林姑娘也得给他说了人家儿才好，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，哪个没有心事？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情，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，那倒不成事了。”贾母道：“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，然后给林

丫头说人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，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两岁。依你们这样说，倒是宝玉定亲的话不要叫他知道了。”凤姐便吩咐下人们道：“你们听见了？宝二爷定亲的话，不许乱说。若有多嘴的，提防着他的皮！”

就这样四人议定了宝玉的亲事，过后王夫人又请示贾政。正值薛家忙乱，时间又到了深冬，很快又要过年，各家都要料理家务，二人遂决定等明年春天时，过了贾母的生日，再将宝钗娶进门来。次日王夫人又向薛姨妈说明此意，薛姨妈想着也是。等宝玉见着薛姨妈时，见薛姨妈对自己不似从前亲热，还满腹狐疑。晚间放学回来，宝玉又往潇湘馆来。黛玉刚从贾母那边回来，便问宝玉见了薛姨妈没有，宝玉说见了，二人又聊些近来薛姨妈家里的事，以及宝钗为此心神交瘁、病倒了的情形。黛玉乘此机会试探宝玉道：“我若问你一句话，看你怎样回答。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……”宝玉道：“作凭若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二人正说话间，忽有丫头来请宝玉回去，宝玉便走了。



### 三十 虎兕相逢大梦归

却说贾府忽然出了件怪事，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枯萎了几棵，也没有去浇灌，却渐渐长出骨朵儿，这一日忽然开了很好的海棠花。这花又本应在三月里开的，如今却正是十一月，就更加使人觉得奇异。众人都争着去看，黛玉来到怡红院时见老太太、邢、王二夫人和众姊妹已在，只有凤姐因病未来，还有史湘云因为他叔叔调任回京，已将他接回家去也不在。大家说笑一回，议论这花开得古怪，李纨说必定是宝玉将有喜事来了，此花先来报信。探春虽不言语，心内却想：“此花必非好兆。大凡顺者昌，逆者亡。草木花开都有一定时令，现在这种反常的情况，必是妖孽。”贾赦进来时也说是花妖作怪，命速砍去。贾母却不以为然，喝退了贾赦，又命摆酒设席赏花，许久才散。

这天宝玉也为这花出神，本来穿着一件皮袄在家歇息，听说贾母要来，便忙着换衣出来迎接，匆匆穿换，未将通灵宝玉挂上。及至众人都散了，仍旧换衣，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挂着那块玉，便问玉呢，宝玉说刚才忙乱换衣，摘下来时放在炕桌上，忘了带了。袭人忙看桌上却并没有玉，便让众人各处寻找，却踪影全无。大家都知道那玉是宝玉的命根子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一时又惊又恐，乱作一团。想尽了种种方法，仍

是遍寻不得。有人便去外面测字，邢岫烟说那些测字的打卦的，是不中用听，又说妙玉能扶乩，众人便派他去找妙玉。妙玉扶乩的结果只见那仙乩上写道：“噫！来无影，去无踪，青埂峰下倚古松。欲追寻，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”大家看了，猜测半天，不知那：“入我门来”是何蕴意。

大家依然各处寻玉，一连闹了几天，总无下落。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，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语，没心没绪的。正在此时，贾璉来报王夫人说，舅太爷王子腾升了内阁大学士，奉旨来京，恐怕有半个月也就到了。王夫人听说，便欢喜非常，正想娘家人少，薛姨妈家又衰败了，兄弟在外地作官，照应不着。今日忽听兄弟要拜相回京，王家荣耀，因此天天专盼兄弟来京，便把宝玉失玉之事略放开些。

不想忽然传来元春得了暴病的消息。原来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，圣眷隆重，身体发福，未免举动费力，每日起居劳乏，时发痰疾。因前日侍宴回宫，偶沾寒气，便勾起旧病。不料此次甚为厉害，竟到痰气堵塞，四肢僵冷。请太医疗治，也不见效。便奏请预办后事。

贾母、王夫人遵旨进宫，见元妃已不能讲话，只有悲泣之状，却无眼泪。贾母等人奏些安慰的话，不能久留，便又出来。却不多时，就有太监传谕出来说：“贾娘娘薨逝。”享年仅四十三岁。贾母等人含悲起身，到家中，一家人都哭泣不已。之后置办丧事不提。

且说宝玉自失了玉后，终日懒得走动，说话也糊涂了。袭人想请人开导开导他，黛玉想着亲事上头一定是自己了，便不好意思再见宝玉，请探春，探春心里知道海棠开得怪异，“宝玉”失得更奇，接连又元妃薨逝，觉家道不祥，自己日日愁闷，哪里有心肠去劝说宝玉。

宝钗也知失玉。那天薛姨妈应了宝玉的亲事，回去便告诉了宝钗，又问他愿意不愿意。宝钗反正色对母亲说：“妈妈这话错了。女孩子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，如今我父亲没了，妈妈应该作主的，再不就问哥哥，怎么问起我来？”宝玉的事反倒故意回避。薛姨妈更喜他的贞静。

过了几日，贾母等为元妃送殡去了。宝玉却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发烧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说话也无头绪，别人教一句，他说一句，失魂落魄的，又像傻子一样。等贾母回来一见，急忙令人将宝玉的东西搬到自己那里去，让宝玉同自己住着，一面又让人贴出告示，有拾玉送还者赏银一万两。

王夫人正为元妃薨逝、宝玉疯颠心力交瘁时，这日却又传来噩耗，王子腾进京，赶路劳乏，偶感风寒，医治不当，竟在离城二百多里的地方死了。王夫人听了，一阵心酸，眼泪早流下来了，没想到王家也遭此噩耗。

### 三十一 李代桃僵归玉魂

却说王夫人经受不住家中接二连三的噩运的打击，终于病了，而贾政此时又被调了江西粮道，不日就要离京去赴任。贾母把贾政叫去，说昨日让人给宝玉算命，说宝玉这命只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，必要冲冲喜才好。因此又和王夫人、薛姨妈等人商议，说要救宝玉的命，将宝钗娶过来冲冲喜。两家人愿意，宝玉和宝钗又有金玉之说，遂议定了此事。只是还在元春的服丧期内，因此一切从简，也不请亲友、不排筵席。袭人听了此事，想到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情形，如今要娶宝姑娘，将林姑娘撇开，除非是宝玉人事不知，如果稍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！袭人想罢，忙找王夫人来商议。王夫人又和贾母、凤姐等一说，凤姐想了一想，便出了个掉包之计：不管宝玉明白不明白，只说是老爷作主，将林姑娘许配给他，成亲时却将宝钗送过去。又要将此消息瞒住，一概不许泄露，这里众人暗中准备成亲之事，不提。

却说黛玉。这天早饭后到贾母这边来，刚到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，忽听一个人呜咽着在那里哭。及到跟前，却是傻大姐儿，黛玉便问他何故哭泣。傻大姐说因自己说错了话，挨了姐姐的打，黛玉问他说错了什么，那丫头说道：“就是为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”

黛玉听了这句话，如同一个疾雷，心里百感交集，自己便移步要回潇湘馆，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，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样，早已软了。迷迷痴痴，走了半天，还没到沁芳桥畔，刚好紫鹃走来，看见黛玉面色惨白，身子晃晃荡荡的，眼睛发直，在那里徘徊。紫鹃忙赶过来问他要往哪去，黛玉模糊听见，随口应道：“我问问宝玉去！”紫鹃听了，摸不着头脑，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。走到贾母门口，那黛玉却又奇怪了，不像刚才那样痴迷了，自己掀了帘子进来。黛玉笑着问袭人：“宝二爷在家么？”然后也不理会，自己走进内房，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，也不知起来让座，只瞅着他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瞅着宝玉笑。两个人也不说话，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。过会儿，黛玉说道：“宝玉，你为什么病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为林姑娘病了。”说完两个人仍旧傻笑，袭人见了，知道此时黛玉心中痴迷不亚于宝玉，便忙让人和紫鹃一起送黛玉回去。黛玉站起来，瞅着宝玉只管笑、只管点头，口中道：“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。”说着，便回身笑着出来了，自己却走得飞快，离潇湘馆门口不远时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血直吐出来。丫环们忙将他搀进房内。

原来黛玉因今日听得宝玉、宝钗的事情，这本是他数年的心病，一时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。等到回来吐了这口血，心中却渐渐的明白过来。此时反不伤心，惟求速死，以结此情。

贾母等人闻讯赶来，见黛玉面色惨白，神气昏沉，气息微弱，咳嗽不止，吐出的痰都是带血的。贾母见状，便出来告诉凤姐说只怕黛玉此病难好，预备些后事吧。

黛玉虽然服药，病却日重一日，黛玉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便让丫环寻出自己的诗稿来，还有当初宝玉所赠、上面自己又题了诗的手帕。黛玉狠命的撕那帕子，却哪里撕得动，紫鹃知他是恨宝玉，也不敢说破，只是劝慰。黛玉又命雪雁笼上火盆，黛玉欠起身子，将帕子拿在手中，瞅着那火点星星，便往上一撂。紫鹃吓了一跳，欲要抢时，那帕子却已经烧着了。黛玉回手又

把那诗稿拿来，瞧了瞧也扔在火上……然后把眼一闭，往后一仰，倒在床上。紫鹃等见了，又悲又怕，想要叫人，天又晚了，好不容易熬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黛玉又嗽又吐，紫鹃看情况不好，连忙去回贾母。到了贾母上房，静悄悄的，紫鹃问贾母在哪里，众人却都推说不知，紫鹃心里便明白了，却要看看宝玉怎样，便来到怡红院，里面也寂静得很，方想起他要娶亲，必有新屋子的。正徘徊间，又想起黛玉不知是死是活，忙又回潇湘馆来。见黛玉已十分严重，忙派人叫了李纨来。此时黛玉已经不能言语，只有出入之气，一句话一点眼泪也没有了。李纨哭了起来。正闹着，忽见平儿跑来了，因为那边就要成亲，为迷惑宝玉娶的是黛玉，要唤黛玉的丫头过去使唤。紫鹃不去，只好叫了雪雁去。

宝玉虽因失玉昏沉沉的，但听见说娶的是林黛玉为妻，真乃是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，身子倒好起来，巴不得马上见到黛玉。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，家里奏乐迎接，新人下轿，蒙着盖头，扶着新人的丫环是雪雁，宝玉便以为新娘定是黛玉了。等入了洞房之时，喜娘揭去盖头，宝玉一看，却是宝钗！宝玉立时怔了，又见莺儿立在旁边，雪雁也不见了，宝玉只以为是在梦中，呆呆的只管立着。众人扶他坐下，他只两眼发呆，半语全无。宝玉定了定神，见贾母、王夫人在那边，便轻轻地叫袭人道：“我是在哪里呢？不是做梦吧？那边那个美人是谁？”袭人说：“什么梦不梦呵，今儿是你的好日子，那是新娶的宝二奶奶。”宝玉听了，本来有痴呆的病，这会儿就更厉害了，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。众人忙拦住安慰。此后宝玉病势更重，起坐不能，汤水不进。请了医生调治，宝玉才清醒过来，又要看林妹妹去。宝钗见状，以为只有将真情告诉他，也许才能了其心病，便对他说：“实告诉你吧，那两天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林妹妹已经亡故了。”

原来宝玉成亲的那一天，黛玉白天已昏迷过去，却一丝气不断，紫鹃和李纨哭得死去活来。到了晚间，黛玉醒了，微微睁开眼，李纨和紫鹃还以为他好转过来了，李纨便抽空回稻香村去看看。黛玉拉着紫鹃的手嘱咐他死后定将自己的灵柩送回原籍，说完又昏了过去。最后，猛听黛玉叫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，你好……”未及说完便气绝身亡了。气绝之时，却正是宝玉娶宝钗的那个时辰，遥遥的还听到传来的音乐之声。

宝玉听了黛玉魂归的消息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倒在床上，半天才醒了过来。仔细一想，真正是无可奈何，又长叹数声。待病势好转些后，必要亲自去哭黛玉一场。众人劝阻，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让他发散了，再用药调理，倒可好得快些。

到了潇湘馆来，见了黛玉灵柩，宝玉想起以前种种情景，今日却物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。众人恐怕他病后过哀，都来解劝，宝玉却已哭得死去活来。然后又向紫鹃打听明白黛玉临终之前焚稿断痴情种种，更哭得悲伤不已。还是贾母逼着，才勉强回房而去。

## 三十二 千里东风一梦遥

话说宝玉渐渐病好复原，但灵性却可惜大不似从前了。贾政动身赴任江西粮道，一日无事在书房中看书时，忽然收到镇守海疆的官员周琼的来信，却是为其子求亲。贾政想两家也是世交，又同在京中作过官，见过那孩子，倒也门户相当，人品与探春也相配。便写信与贾母、王夫人商议。贾母说既是同乡人，很好，只是如今他家远在海疆，道儿太远，探春岂不孤单？王夫人说两家都是作官的，将来或许又调回来，况且贾政如今在那里作官，上司求亲，不好不允。贾母道：“你们愿意就好了。只是这三丫头此一去，不知两三年可能回家？若再迟了，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一面了。”说着，掉下泪来。王夫人忙劝解，只请老太太示下，择个好日子，派人送探春去。贾母便让王夫人去全权料理。

宝钗听了，心里暗暗叫苦：“我们家里姑娘就算他是个尖儿，如今又要远嫁，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哎呀的一声，哭倒在炕上，半天才说出来：“这日子过不得了！姊妹们一个一个的散了！林妹妹、大姐姐都死了，二姐姐嫁了一个混帐东西也死了，三妹妹又要远嫁，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里去！……”探春却知道父母之命违逆不得，只有自己伤心，暗暗掉泪而已。

一切准备停当时，王夫人叫宝钗又去劝解探春一番。次日，探春将要起身，又来辞宝玉，宝玉难舍难分，探春说了些纲常事理，反劝慰他一遍。最后探春辞别众人，洒泪登程而去。

先前众姊妹都住在大观园中，后来元妃一死，也不修葺。到了宝玉娶亲、林黛玉一死，史湘云回去，宝琴等人也各自回去，只剩下李纨、探春、惜春，园中寂寞，天气又寒冷，三人便挪回旧所。园子中只剩下几个看园的人住着，可惜当年繁华热闹的大观园，如今却渐渐冷落荒废下来，台榭依然却物去人非、凄凉满目了。

### 三十三 谰言不肖皆荣出

话说贾政任江西粮道，因用人不当，又被调任回京，仍在工部任职。众亲友因贾政回家，都要为他接风。贾政便在家里设宴请酒。忽见家人赖大来禀，说锦衣府堂官赵老爷带人来了。继而西平王爷也到了。遣散亲友后王爷宣旨，说贾赦犯事，奉命来查看贾赦家产。贾政等人早已被吓坏了。赵堂官便命人开始查抄。一会锦衣司官来报，说查出许多禁用之物，并在贾琏处查出许多房地契和借票。赵老爷还要借机施威时，幸而北静王到了，吩咐不许胡乱行动。贾政等含泪乞恩，两王爷同意只将贾赦那边的家产交出就是了。

且说贾母这边女眷也摆家宴，忽听说王爷来查抄家产，都吓得魂飞天外，不知所措，凤姐当时昏倒。贾府内箱开柜破，物件被抢得半空，所有被查抄的东西被一一登记造册。贾赦被提拿，其居处被封，下人也被锁在屋内，贾琏因在房内被搜出重利借券，也被看押起来。

荣府这边正乱着，忽闻宁府那边也已被查封了，贾珍、贾蓉也已被捉拿。贾政忙派人打听是何罪名，说是娶众赌博、强占民女等等。

贾府被抄之后，贾赦、贾珍被革去两个世代相传的官职，贾赦被发往台站效力赎罪，贾珍被派往海疆，两家家产均被没收。邢夫人膝下还有贾琏，可怜赫赫宁府如今只剩下尤氏婆媳和贾蓉等人，还得依住荣府门下。

贾政虽因正直谨慎，皇上格外垂恩，给还家产，但从此两府并一处，花销费用哪里支撑得住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贾政此时才得知贾府库上亏空，早已是虚名在外，不禁连连长叹：贾家何至一败如此。

再说凤姐儿，房内东西被尽行抢去，历年积聚的东西及凤姐的私房七八万金，一朝而尽，怎不痛心！又兼被查出借券，自己私自放债谋利之事泄露，心内郁结，便一病不起。

贾母年老之人，更经不起家庭如此变故，一听说查抄的消息，便惊吓过度，身体危急，服了药，才渐渐好些。但见世职革去，尤氏等日夜啼哭，凤姐病在重危，便思前想后，日夜不宁，眼泪不干。这日傍晚，挣扎坐起，叫各处佛堂上香，自己用拐拄着到院中，拜天保佑贾府平安。待贾赦、贾珍定案贬往外地时，贾母令贾政给他二人打点盘缠，贾政才告知贾府银库早已亏空的情况，贾母听了，又急得眼泪直淌，叹道：“咱们家竟到了这种田地么？”哭毕命人将自己的箱笼都打开，将自己几十年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，按各房一一分派完毕。贾政等见贾母深明大义，如此明断，都跪伏在地。

不说贾赦、贾珍含悲忍痛与家人分离而去，却说皇上又格外开恩，将荣国公世职让贾政承袭。但贾府终已是家计萧条、入不敷出。家人又见贾政忠厚，凤姐抱病不能理家，都乘贾府衰败谋起私利来，如此贾府势败又添一层。

### 三十四 大树—倒猢猻散

话说贾府被抄，贾母拜天祈福，忽见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了，说是老爷、太太和湘云姑娘打发他们来的，恐怕贾府老爷太太烦恼，来告诉一声说贾政老爷是不会定罪的了。湘云本要自己来的，因不多几天就要出嫁了，所以不能来了。贾母听了，说过几天再去答谢，又问湘云出阁，姑爷的家境如何。两个女人回道：“家境倒一般，只是姑爷长得很好，为人又平和，与宝二爷差不多，才情学问都好。”贾母方才放心，又嘱咐女人们回去问好。

这天，史湘云出嫁回门，来贾母这边请安。此时贾政已袭了世职，贾府倒也劫后有安。史湘云将女婿甚好、日子过得平安的话说了，请老太太放心。贾母却又想起迎春来，心里悲伤，又言及薛家这样大户人家被薛蟠闹得家破人亡，薛蟠被判了死刑，不知明年能否减刑等话，还有王夫人娘家王子腾已死，剩下的也没了几个正经人，真是六亲同运，几家俱伤！

为博贾母欢心，大家高兴，湘云建议给宝钗过生日，大家借此玩乐一番。贾母也乐意，便命人分头去请人，准备宴席。生日这天，大家也不过强颜欢笑而已，闹了一天散了，过后湘云等人回去。贾母却因高兴多吃了一些，便病了。起初不以为意，没想到这病却日重一日，请医生调治不好，却又添了腹泻。贾政等人着急，知道病已难医，便告了假同王夫人等日夜守护。贾母病势日增，只想这些孙女儿，迎春死了，探春远嫁，便打发人去看湘云。派去的人却见史湘云正哭得不得了，姑爷得了暴病，大夫说这病只怕治不好，若变了痲病，还可捱过四五年。湘云心里着急，又知道老太太病了，只是不能过去请安。又教家人回去不要告诉他这里的情况，让老太太着急。

贾政等人见贾母情势已不好，便让人去准备后事。贾母临终之时，又嘱咐众人一番，然后竟闭眼去了，享年八十三岁。

贾母一死，全家举哀。凤姐仗着先前自己的才干，原想办贾母丧事他会大有一番作为，不想现在的贾府早已是今非昔比，仆人骤减，男仆二十一人，女仆只有十九人，难以点派差使；又加上支不出银钱，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，所以虽然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这样，凤姐便去了人心。无论凤姐怎样尽心尽力，邢夫人等见丧事忙乱，还以为凤姐不用心。凤姐一急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嗓子里便喷出一口鲜红的血来，倒在地上。

却说湘云，因他女婿病着，贾母死后只来过一次，现在就要送殡，不能不来。他女婿的病已成痲症，又暂且不妨，便赶了过来。湘云想起贾母素日疼他，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刚嫁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，性情又好，偏偏又得了这种病，不过是在捱日子，于是更加悲痛，在贾母灵前直哭了半夜。

后来姑爷终是痲病死了，史湘云立志终生守节。

### 三十五 质本洁来还洁去

贾母送殡之时，因凤姐吐血、病了，众人便商量让他留下看家，尤氏又建议惜春也留下。贾政便带人扶灵柩出门，到铁槛寺安灵去了。家中由林之孝带人收拾停当，上好门窗，派了巡更的人到晚上打更上夜。只是荣府规例，一到二更，三门掩上，男人便进不去了，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。凤姐还卧床行动不得，只有平儿同惜春各处走了一走，吩咐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归房。

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，去年贾珍管事时因他和人打架，被贾珍打了一顿，撵在外头，终日在赌场过日子。这天因没钱捞本，别人问他，他便说起贾母已死，留了好些银钱在屋里锁着。其中一个人听了，拉了何三出来，商议着贾府送殡，只剩下女人看家，乘机带人去打劫。

这日贾府里正有一个叫包勇的家人看园，看见一个女尼带一个道婆来到园内腰门那里扣门。原来是妙玉不见惜春去送殡，想必是在家看家，想他寂寞，便来瞧瞧。那包勇阻拦，道婆却坚持要进去，正争执间，妙玉已气得要走，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开门一看是妙玉，都知道他与四姑娘很亲近，便很坚决的带了妙玉到惜春那里。

妙玉和惜春叙了些闲话，惜春说在家看家，只好熬几夜，凤姐又病着，自己一个人又闷又害怕，如今这里没有一个男人，请妙玉伴他一夜，二人下棋说话。妙玉本自不肯，见惜春可怜，又提起下棋，便应了。又打发道婆取了自己的茶具衣褥来。二人喝茶过后，便对奕。连下三盘，天已四更，妙玉请惜春自去歇息，自己到五更要打坐一回。惜春正要歇去，猛听东边上屋内一片喊声，又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也喊起来。惜春等是心胆俱裂。妙玉说必有了贼了。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，只见几个男人站在院内，便吓得不敢作声。又听得房上瓦声不绝。正在没法时，只听园里腰门一声大响，包勇打进门来。那些贼人刚抢劫了贾母上房，来到这里偷看惜春房内，见有个绝色女尼，便起歹心，正要踹进门去，包勇赶来，将一贼打到在地，其余逃走。

等林之孝等人进来，见是失盗，急忙进内查点，老太太的房门大开，箱柜内等物全被劫走。来到惜春院内，只听里面说道：“了不得了！吓死了姑娘了，快醒醒吧。”

这里查验东西，派人去报告贾政等不提，且说那伙贼人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，知道此处难留，便要出城逃走，其中一个人胆子极大，说：“咱们走是走，我就舍不得那个尼姑，长得实在好看。”又有一个人想起他定是栊翠庵里的姑子。这伙贼人又一番计议，便要掳走妙玉。

这夜三更，贼人们便拿了短兵器，带了些闷香，跳上高墙，远远瞧见栊翠庵灯光犹亮，便潜身溜下，藏在房头僻处，等到四更，见里头只有一盏海灯，妙玉一人在蒲团上打坐。到了五更，那伙贼人用闷香将庵内人全部熏住。可怜妙玉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，便被这伙贼人劫掳而去，后不甘受辱，跳河而死。



### 三十六 势败家破莫论亲

话说凤姐办理贾母丧事时已大失人心，又加上送殡期间自己留下看家偏又失盗，更觉没有颜面，病便日重一日，看样子实在是不能好了；而邢、王夫人回家几日，只打发人来问问，并不亲自来看；贾琏也不似先前恩爱，回来了也没有一句贴心话。凤姐至此境况，心里更加悲苦，只求速死。心里有了这种念头，便心神恍惚，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，说：“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……”待清醒过来时，凤姐才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来索命。外头小丫头忽进来说：“刘姥姥来了。”凤姐忙叫快请进来。

只见平儿带刘姥姥和一个小女孩进来，平儿引到炕边，刘姥姥便请安，凤姐睁眼一看，不觉一阵伤心，说：“姥姥你好？怎么这时候才来？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这么大了。”刘姥姥看着凤姐骨瘦如柴、神情恍惚，心里也就悲惨起来，又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。刘姥姥和凤姐叙话时，又勾起凤姐的伤心，凤姐不禁呜呜咽咽哭起来。巧姐儿听见他母亲悲哭，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凤姐的手，也哭起来。凤姐一面哭着，一面让巧姐儿给刘姥姥请安，说：“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，就和干娘一样。”巧姐儿便走到跟前，刘姥姥忙拉住他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要折杀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来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巧姐儿说：“怎么不认得？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，前年你来，我还和你要蝓蝓，你没给我，必是忘了。”说起蝓蝓，刘姥姥说多得很，若去屯里，要一车也容易，凤姐便道：“要不你就带他去吧。”刘姥姥忙说乡下哪供养得起小姐这样的千金贵体，又笑说要不自己给巧姐做个媒吧，乡里也有大财主人家，凤姐倒当真说：“你说媒去吧，我愿意就给。”巧姐儿见二人道这话，便走了去和青儿说话，两个女孩渐渐地就熟起来了。

刘姥姥临走时，凤姐又告诉他自己的心神不宁、如见鬼怪的情形，刘姥姥便说我们屯里什么菩萨灵，什么庙有感应，凤姐说：“求你替我祷告，要用供献的银钱我有。”说着便褪下一支金镯子给他，刘姥姥不要。凤姐知他一片好心，也不勉强了，说：“姥姥，我的命交给你了。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，也交给你了。”刘姥姥满口答应，就告辞回去，早些为凤姐祷告。

无奈凤姐之病终是不治，这一日情势危急起来，从三更天起到四更，满嘴说些胡话，要船要轿的，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。宝玉听说，想起自己那年做梦，金陵十二钗等册子的事情来，似有所悟。凤姐挣扎许久，最终咽了气。贾琏命人办理丧事。

却说凤姐娘家自王子腾死后，剩下凤姐兄弟王仁等，每日胡作非为。王仁见凤姐的丧事诸事将就，便向贾琏抱怨，又挑唆巧姐儿，巧姐知道家境艰难便不受其挑唆，王仁从此就嫌了巧姐儿。后来王仁竟乘贾琏不在家，和贾环等串通一气，要将巧姐儿卖给一外藩王爷家为奴婢，对贾府却哄骗邢夫人等说是要嫁给那王爷作偏房。就在他们设计要将巧姐儿抬走时，幸亏刘姥姥又来到贾府，刘姥姥想着凤姐临终托孤给自己，便临危相救，和王夫人等人合作，让巧姐儿乔装成青儿，平儿也乘人不备时偷偷上了车，这样刘姥姥便将巧姐儿和平儿带到乡下自己家里，暂时躲避。刘姥姥收拾上房给二人居住，庄上的富户们知道他家来了贾府姑娘，都带着东西来瞧，都道巧姐儿是天上神仙。其中有个极富的人家，姓周，家财万贯，良田千顷，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方十四，又已中了秀才，那日看见了巧姐儿，心里倾慕。刘姥姥知他心事，便想做媒。另一方面又派板儿进城打听贾琏回来没有。又赶上

皇上开恩，两府复官，赏还家产，刘姥姥便将巧姐儿、平儿又送回贾府，巧姐儿见了父亲等人，放声大哭，贾琏连谢刘姥姥。

后来刘姥姥作媒，贾府也愿意让巧姐儿给周家为媳，说周家人家清白，孩子又肯念书上进，这样就定下了巧姐儿的终身，刘姥姥也就完成了凤姐临终之托，巧姐也得到了圆满的归宿。

### 三十七 缙衣顿改昔年妆

话说贾母出殡时惜春和凤姐看家，偏贾府失盗。惜春向凤姐哭道：“为什么偏偏在咱们两个人身上碰上这种事，叫我怎么见人！说把家里交给咱们，如今闹到这个分上，还想活着么？”正是愁闷时，又惦记着妙玉清早走后情况怎样。想着自己父母早死，嫂子又嫌自己，老太太在时还有人疼自己，如今也死了，留自己孤苦伶仃，不知今后怎样。又想到迎春姐姐被折磨死了，史姐姐守寡，三姐姐远去，这都是命里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，无拘无束。自己若能学他，就造化不小了。但是自己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随意？这回看家已出了大错，还有何颜在这里；太太们恐怕又不知自己的心意，将来如何呢？想到这里，便要把自己的头发剪去，想要出家。丫头彩屏等听见，急忙来劝，一半头发却已经剪去了。

正当这时，妙玉失踪的消息传来，惜春心中更加苦楚，彩屏等再三相劝，才将剩下的一半青丝梳起。惜春心里却从此下定一个出家的念头了。

过些日子，有地藏庵的两个姑子来到贾府，惜春和他们叙谈，又说起要出家的念头。彩屏见状，悄悄的告诉了尤氏，说惜春剪头发的念头还不息，又常怨命。从此，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饭，只想剪头发，众人也劝阻不住，惜春又断了荤只吃素。

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剪发出家，尤氏不能阻拦，看着惜春的样子，若是不依他必要自尽的，便告诉了贾政。贾政叹气跺脚，说：“荣府里不知干了什么，闹到如此地步！”忙又叫人去劝解。岂知尤氏不劝还好，一劝了惜春更要寻死，说：“做了女孩儿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，若像二姐姐那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，最终还是死了。如今就假若我死了似的，放我出了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，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门，就是栊翠庵，原是咱们家的房址，我就在那里修行。你们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；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没法，只有死就完了。”尤氏见劝不住，只得作罢。后来二人又吵起来，惜春把头发都剪掉了，赶到邢、王二夫人那里去磕了头，说不让他出家便死在眼前。

众人见状，知是难以挽回，就只好同意惜春出家，只是头发可以不剃，带发修行就行了，而且也不必到庵里去，就把惜春自己住的房子作为了静室。

### 三十八 桃李春风结子丸

李纨也是金陵名宦之女，其父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，却笃信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所以生了李纨时，便不十分令他念书，只不过将些《女四书》、《烈女传》、《贤媛集》等书让他看了，使他认得几个字，记得前朝那几个贤女罢了。李守中又认为女子以纺线织布做家事为天职，所以才为他取名叫李纨，字宫裁。

李纨嫁给贾政长子贾珠，不想贾珠因病夭亡，只留下一子，名叫贾兰。李纨虽青春丧偶，又身处膏粱锦绣之家，却克守妇德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不见无闻，惟知侍奉公婆、教养幼子、陪伴小姑们做针线读书而已。

李纨含辛茹苦，将贾兰教养成人，希望他将来光宗耀祖。幸喜贾兰不负母望，他在即将入科场时说：“母亲生我一世，我也无可报答，只有这一入场，用心作了文章，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。”

结果贾兰和宝玉赴科场考试，都中了举人。大家说兰哥儿中了举人，明年成了进士，可不就是作了官么？李纨的苦也算吃尽了，如今苦尽甘来，这也就是他一生的安慰和荣耀了。

### 三十九 大雪茫茫真干净

话说这日宝钗劝谏宝玉？做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，不该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”等话，宝玉听了，心中不悦，闷闷昏昏，不觉又将旧病勾起来了，并不言语，只是傻笑。过了几天，宝玉神魂失所，更糊涂了，甚至于饭食不进、人事不醒。众人急得手足无措，医生也说用药无效，只好预备后事。

正在此时，一个和尚来了，说是送玉来了，叫拿一万两银子，可以救宝玉。王夫人让他先救人，过后定给银子。那和尚便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，你的宝玉回来了。”宝玉便真的醒了，那和尚把玉递给宝玉，宝玉仔细地瞧着，说：“噯呀，久违了。”那和尚拉了贾琏出去，又要银子。

这里宝玉回转过来，其中一个丫环叹道：“这玉真是宝玉，才看了一会儿就好了，幸亏当初没有摔破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神色一变，把玉一扔，又昏了过去。

那宝玉的魂魄出了窍，来到前厅，那和尚见了，拉着宝玉就走。走到一个荒野地方，又到了那太虚幻境。宝玉想起少年时曾到过这里，又游历一番，悟出许多来龙去脉，知自己得以到达这天仙福地，必有仙缘。游完了，那和尚将宝玉狠命一推，说：“回去吧。”宝玉站不住脚，一跤摔倒，口里嚷道：“哎哟！”

王夫人等正在哭泣，却听见宝玉叫唤，醒了过来，宝玉把刚才神魂所历的事呆呆的细想，便哈哈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众人哪里知道宝玉是入过幻境，已悟仙缘，只看他醒了，便放心了，叫人将那玉给宝玉带上。王夫人又想到那和尚和这玉都有些蹊跷，病也是这块玉，好也是这块玉，生也是这块玉——想到这儿，不敢再往下想，却落下泪来。

贾政见宝玉死而复生，渐渐的复原起来，便想着送贾母、黛玉，还有秦可卿之灵柩回南方原籍安葬。择了日子起身，又说今年是大比之年，让贾兰、宝玉好好读书，务必去考，能中了举人，也好振兴家业。

宝玉因贾政命他赴考，王夫人等便督促起他的功课来。谁知宝玉病后念头更奇僻了，竟像换了个人，不但厌弃功名仕进，也把那儿女情缘看淡了好些，待宝钗等人都冷冷的。

这天那和尚又来了，又要那一万银子。宝玉听说，一人走到前头，嚷着：“我的师父在哪里？”见了那和尚，施了礼，又问那和尚可是从“太虚幻境”而来。那和尚说：“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，倒来问我！”宝玉本来颖悟，又经点化，早把红尘看透，就要把那玉还给和尚，进去去拿，王夫人等人不许，宝玉又回来，小厮们跟着，听宝玉和那和尚二人谈论什么“大荒山”、“青埂峰”、“太虚境”、又说什么“斩断尘缘”等语。报与里面，宝钗听了，吓得两眼发直。

一会儿宝玉进来，笑嘻嘻的说“好了，好了”，小厮们去问和尚，和尚说不要银子了，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走走，然后离去。

谁知宝玉会了这和尚以后，便欲断尘缘，也不将家事放在心上，一心想着那个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事情。多亏有王夫人、宝钗督促，又有贾兰为伴，才理一理诗书功课。

临考之日，宝玉、贾兰辞了家人要赴考场，宝玉辞行的话却句句像不祥之兆。等出场日期到了，王夫人只盼着宝玉、贾兰回来，等到晌午，也不见人，忙打发人去找。等到傍晚，才见贾兰一人回来了，哭着说宝玉丢了。众

人忙问情形，贾兰说：“我们两个人一起交了卷子出来，在龙门口一挤，回头就不见了，我就带了接我们的人又去找，找到现在，也没有。”

王夫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宝钗心里却明白八九，知是出家去了。一连几天，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，上上下下的人也日夜等宝玉的消息。

发榜之日，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，贾兰中了第一百三十名举人。适逢贾府又得遇皇恩，贾赦、贾珍二人不但免了罪，而且贾珍仍袭了宁国世袭，荣国世职仍由贾政袭了，所抄家产全行赏还。听说宝玉走失，皇上又降旨用心寻访。众人想：皇上降恩，贾府又该兴旺起来了，想必宝二爷必回来的……

且说贾政扶贾母等人灵柩到了南方原籍，安了葬。一日接到家书，看到宝玉、贾兰得中，甚是欢喜，后又见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。只得赶忙回来，在道上又接家书，知贾府赦罪复职，更是欢喜，便日夜兼行。

这一天，走到昆陵驿地方，天下大雪，便泊在一个清净去处。贾政在船中写家书，写到宝玉的事，便停笔。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，光着头、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问他是谁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又问候。贾

政正要还礼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可是宝玉么？”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你若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？跑到这里？”宝玉未及回答，只见又来了两人，一僧一道，夹住宝玉说道：“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！”说着，三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急忙来赶，哪里赶得上。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作歌曰：“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。我所游兮，鸿蒙太空。谁与我逝兮，吾谁与从。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”

贾政一面叫着，一面追赶。转过一小坡，倏然不见，还欲前行时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，并无一人。贾政只得回来。

贾政回到船上，前思后想，才醒悟宝玉是下凡历劫的，在贾府生活了十九年。又叹了几声，回家不提。

再说薛姨妈得了皇上赦罪的信儿，便又四处借贷，凑齐了赎罪银两，将薛蟠接回家中。薛蟠立誓改悔，所娶夏金桂已死，便扶正香菱做媳妇。一家人虽说穷了，终归是骨肉团聚。

那里贾府接到贾政的家书，王夫人等听贾兰念到贾政见到宝玉一段，便都哭起来，宝钗哭得更伤心。幸而宝钗已怀了身孕，不愁无后。又有贾兰中举，家道也更盼复兴。

过了几天，贾政回来，众人迎接。贾政见贾赦、贾珍已都回家，一家人团聚，不免悲喜交集。荣宁两府，得以劫后复苏。

## 尾声 尘缘已了复青埂

前文说到过贾雨村经贾政力荐才起复官职，得以补授应天府，后来他又得到升迁，官至京兆府尹，可是他在贾府落难时却落井下石，使贾府被抄，如今他又因贪污勒索之罪被削职为民了。这日回乡，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，忽见一个道士从渡头草棚里出来，却是那甄士隐。二人复得相逢，叙谈间雨村问士隐可知宝玉之事及其下落。士隐遂将“宝玉即当年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自青埂峰携带下凡的石头，如今尘缘已满，二人便仍将它带归本处”的缘由述说一回。雨村听了，长叹不已，又问贾府今后命运如何。士隐说事之荣衰、自有定理，此后之事，不便预说。雨村还要再问时，士隐不答，说自己还有一段俗缘未了，今日正待完结，欲辞而去。雨村问何俗缘，原来是士隐之女英莲自幼走失，被薛蟠买为婢女，后被扶正做了薛蟠的妻子，如今因难产而死，只留下一子。士隐说此时正是英莲尘缘脱尽之时，自己要去接引，便拂袖而去。雨村却在草庵中恍惚睡去。

这士隐自去度脱了香菱，送到太虚幻境，交那警幻仙子对册。又见那一僧一道，漂渺而来，原来是将宝玉携归青埂峰下已毕，又要去各处云游。士隐与之拱手而别。

后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，见那石仍在那里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，便又抄录一番要寻个世上之人，托他传遍天下。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，见草庵中睡着一个人，便要将这抄寻的《石头记》给他看看。那人睁眼坐起，接来草草一看，说这事自己已亲见尽知，又说：“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到一个悼红轩中，有一个曹雪芹先生，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将此书传世。”说毕，仍旧睡下。

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那空空道人才见到悼红轩，见那曹雪芹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。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转述，又把这《石头记》交给了他，请他传世。这才有我们后人今日所见的这本奇书。

